

#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審音原則 和配詞音與實際讀音的距離

石見田

2018 年 5 月 1 日初稿、2026 年 1 月 16 日修訂<sup>1</sup>

## 一、前言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sup>2</sup>（下簡稱《粵庫》）由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開發，2003 年投入服務。使用者只須在網頁輸入漢字，遞交查詢，即可得知該字粵語讀音。由於比傳統紙本工具書方便得多，因此《粵庫》是不少人用作查詢漢字粵語讀音的工具，自網站啟用至 2017 年 7 月已有超過二千萬瀏覽人次和超過二億搜索次數<sup>3</sup>。這些使用數字還未包括第三方開發者利用網站的讀音資料製作供 Android、iOS 平台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式<sup>4</sup>。

過往有不少文章評論紙本字詞典的收音，不過似乎還沒有文章是專門探討《粵庫》網頁所審訂的讀音。由於《粵庫》網站對社會讀音有一定影響力，所以本文會嘗試對《粵庫》的粵語收音和審音原則作一初步探索，希望這個網站的使用者能對其所提供的讀音有更清晰、明確的了解。

本文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粵拼）標示粵音，間註直音，以方括號[]表示。

---

<sup>1</sup> 詳細修訂說明請參閱篇後註。

<sup>2</sup>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

<sup>3</sup> 數字來自網站左下方的計數器資料。

<sup>4</sup> 例如在 Android 平台上有一個名為「粵音字庫」的應用程式，據 Google Play 資料下載人次逾十萬(<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esnet.android.cantonese>)。

## 二、關於《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一如其名，《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會為字庫有收錄的字，進行「粵語審音」和「配詞」兩項工作。網站如此解釋其命名原委：

我們參考了多位音韻學家的意見，然後為資料庫中所有漢字審訂讀音，並按每一種讀法配以若干詞例，讓使用者能有效地判別某個漢字於某一讀音下應如何使用，這就是本網頁所以稱為『審音配詞』的原因。

使用者提交要查詢的單字後，網站便會顯示該字的讀音和詞例，並在根據欄列出讀音出處。《粵庫》的粵語讀音取自以下六項材料：

- 1) 黃錫凌《粵音韻彙》(1941 年初版，網頁據 1991 年重排本取音)，在網頁根據欄會以「黃」表示；
- 2) 李卓敏《李氏中文字典》(1980 年初版，網頁據 1989 年第二版取音)，根據欄以「李」表示；
- 3)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988)，根據欄以「周」表示；
- 4)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讀字彙》(1999 年初版，網頁據 2001 年第二版取音)，根據欄以「何」表示；
- 5) 網頁也有提到「為了照顧香港的語言現實，我們把『香港語言學學會』諸君建議認可的口語讀音亦予吸納」。這類讀音在根據欄會寫出提供者的全名，例如「張群顯」、「范國」、「李行德」、「童哲生」。
- 6) 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以「人文電算」表示。

上述六項材料中，第 1-4 項是紙本粵音工具書，屬外部資料。第 6 項「人文電算」的讀音相信是來自《粵庫》製作團隊，提供的大多其他來源沒有收錄的罕字僻字（如亂、氈、鬚）的讀音。由於這些「獨家取音」不會跟其他來源重疊，網站又沒有對這個根據的讀音做過任何說明，本文將略過不論。至於第 5 項「『香港語言學學會』諸君建議認可的口語讀音」實際所指為何？在解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粵庫》網站的創立背景。

中文大學的人文電算研究中心目前有四個提供漢字粵語讀音查詢功能的網站，分別是《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1996 年推出)、《粵語音韻集成》(1998 年推出)、《粵

語審音配詞字庫》(2003 年推出) 和最新的《漢語多功能字庫》(2014 年推出)。後出者都是在前出者的基礎上擴展而成。以下是各網站首頁的截圖：



《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



《粵語音韻集成》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漢語多功能字庫》

1996 年推出的《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收錄了黃錫凌《粵音韻彙》一書的粵讀資料，可以說是此書的數碼查詢系統。網站首頁註明「網頁之資料檔由《粵音韻彙》重排本的實際編者范國提供」。

兩年後，《粵語音韻集成》面世，網站首頁指出其粵音資料「主要取材自香港語言學學會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粵語拼音字表》」。按香港語言學學會在 1997 年出版《粵語拼音字表》(下稱《字表》)。此書於 2002 年推出第二版修訂本，以「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標示漢字讀音，而書中的粵音資料是取自《粵音韻彙》、《李氏中文字典》和《廣州話標準音字彙》三書。為使《字表》更加實用，學會的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成員也提供了好些香港實際使用但不見於《粵音韻彙》的字音<sup>5</sup>，稱之

<sup>5</sup> 《粵語拼音字表》第一版沒有交代字音的提供者，第二版則有補充指則提供讀音的小組成員包括張群顯、范國、鄧思穎、李行德、童哲生(凡例 10c)。

為「獨特取音」，納入書中作為補充資料，以「貫徹照顧香港語言現實這精神」<sup>6</sup>。實際上，《粵語音韻集成》網頁所徵引的三書字音和「香港語言學會建議的一些口語音」（即書中的「獨特取音」）就是來自《字表》（第一版）的原始資料。不過，《字表》印刷本只列出字音，並無交代讀音由來<sup>7</sup>，《粵語音韻集成》除了有列出各讀音在前述三書的依據（以著者名稱表示，例如「黃錫凌」即《粵音韻彙》），更會註明這些「獨特取音」的提供者名稱。筆者蒙當年《字表》編寫小組成員范國老師提供該書的資料檔案，比照之下，可以確定《粵語音韻集成》其實是使用了《字表》第一版編纂時所用的原始資料檔，所以可以比原書提供更詳盡的讀音資料。《粵語音韻集成》可以視為《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的增訂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字表》的原始資料檔案並沒有完整收錄三書全部字頭和讀音資料。字頭方面，資料檔只收入了三書屬於 Big-5 字集內碼的中文字。這相信是由於當時繁體中文系統內碼的事實標準仍是 Big-5，要輸入碼外字有技術上的困難。讀音方面，資料檔編者當時的做法也不是將三書資料全部錄入再合併，而是採用「疊加」形式，首先錄入《粵音韻彙》的讀音資料，然後用《廣州話標準音字彙》補其不足，最後以《李氏中文字典》補前二書之不足。在這個輸入方式下，即使某字在三書均有收載同一讀音，資料檔也只會列舉《粵音韻彙》一個來源。這一特性也在《粵語音韻集成》完全反映出來：試查「一」字，唯一讀音 jat1 只會列出「黃錫凌」（即《粵音韻彙》）一個根據。這不是指李、周二書沒有收錄「一」字或此字在該二書沒有 jat1 音，而是因為這個讀音在黃書已有，於是周、李二書的 jat1 音視為「重複」而不再收入。另一方面，粵拼小組成員提供的「獨特取音」是針對《粵音韻彙》欠收的讀音做補充，而不會查看要補充的字音在《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或《李氏中文字典》是否已經收錄。例如「胖」字，《粵音韻彙》只收 pun4 音，沒有習讀音 bun6。小組成員之一的張群顯於是補上此讀，不過其實這個 bun6 音已見於李、周二書。在《粵語音韻集成》網頁，「胖」的 bun6 音提供者是「張群顯」，而非李書或周書。

《粵語音韻集成》僅列出一字各書所提供的讀音。到了《粵庫》，編者進一步為每個字進行分類、審音、配詞工作，明確界定音義關係和用場，儼如一本小型字典。但讀音

---

<sup>6</sup> 張群顯 2009。

<sup>7</sup> 不過在該書，由小組成員提供、不見於《粵音韻彙》的讀音有注上星號（\*）或井號（#）以作識認。

資料實際上還是承繼自《粵語音韻集成》，只是再加上何文匯的《粵音正讀字彙》和「人文電算」，並補回各字《粵音韻彙》已收讀音在周、李二書的出處資料（如有的話）。一如張群顯 2014 指出，《粵庫》「是在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字表》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其加工包括添加何文匯、朱國藩(1999)的音。由於它使用了一些由《粵語拼音字表》編者所提供的未發表材料，在《粵語拼音字表》中僅附星號“\*”和井號“#”的音，本網頁卻一一列具個別編者姓名，以配合其文責自負之旨。」。所以，《粵庫》網頁中「為了照顧香港的語言現實，我們把『香港語言學學會』諸君建議認可的口語讀音亦予吸納」一句，指的就是《粵語音韻集成》中「香港語言學會建議的一些口語音」，也就是來自《粵語拼音字表》第一版資料檔、由該書編寫小組成員提供、不見於《粵音韻彙》（但可能見於《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或《李氏中文字典》）的四百多個字音。

最後，《漢語多功能字庫》的粵語讀音資料跟《粵庫》大致相同，擴充的主要是其他功能（如古文字繫形、形義源流通解、英漢索引），網站內碼也由 Big5 改為 Unicode（UTF-8），收字量有所增加。茲列出四個網站的功能比較，以作總結（#表示讀音作為《粵音韻彙》的補充）：

	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	粵語音韻集成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漢語多功能字庫
推出年份	1996	1998	2003	2014
字數 <sup>8</sup>	無資料	無資料	13,051 <sup>9</sup>	13,217 <sup>10</sup>
編碼	BIG-5	BIG-5	BIG-5	UTF-8
粵音來源(工具書)	粵音韻彙	粵音韻彙 李氏中文字典#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	粵音韻彙 李氏中文字典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 粵音正讀字彙	粵音韻彙 李氏中文字典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 粵音正讀字彙
粵音來源(其他)		語言學會特殊取音#	語言學會特殊取音# 人文電算	語言學會特殊取音# 人文電算
區別破音字			✓	✓

<sup>8</sup> 只計算有提供粵語讀音的字。

<sup>9</sup> 網站收錄 13,060 字，當中 9 字（料、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沒有粵語讀音。

<sup>10</sup> 詳見附錄二。網站使用說明指資料庫收錄超過 13,800 字，但不是全部都有提供讀音資料。

定出配詞/異 讀音			✓	✓
--------------	--	--	---	---

### 三、《粵庫》的審音原則

以字音論，《粵庫》將漢字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單讀音字」和「多讀音字」。「單讀音字」是指該字在所有語料都提供相同的單一粵語讀音。這類字編者只須為之「配詞」而毋須「審音」。「多讀音字」則可再細分為三種：

- 1) 破音字：即所謂「因音別義」，一個字用不同讀音表達不同意思，例如「醒覺(gok3)」和「睡覺(gaau3)」，而每種語料為每個義項給予相同的單一讀音。這類字也毋須「審音」，而只須做「配詞」工作。
- 2) 異讀字：漢字屬於「單一義項」(非破音)，而各書對該義項提供的讀音出現「一義多音」的情況。例如「曙」字黃、周二書有 cyu5、syu5 二讀，李書有 cyu5 一讀，何書則作 syu6，但都解作天亮、破曉。結果「曙」字一義便有 cyu5、syu5、syu6 三個讀音。
- 3) 異讀破音字：即在「破音」(因音別義)的情況下，至少一個義項出現「異讀」。例如「行」字，至少有「發行」、「行走」、「品行」三義，三者讀音不同，屬破音字；因其中「行走」義據語料有 hang4、haang4 兩讀，故屬異讀破音字。

真正要進一步審音然後再作配詞的，自然是有「異讀」情況的字，這包括「異讀字」和「異讀破音字」中有異讀的義項。至於方法，根據網頁的說明：

我們會挑選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配詞。所謂「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是指直至今日，在我們使用的資料中，最多音韻學家認同的讀音。

可知《粵庫》中的「審音」，意思是為「有最充份根據」(即獲得最多語料承認)的讀音配詞。本文會將這類「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稱為「**配詞音**」。「配詞音」沒有任何標記，也可視為「無標記音」或「首選音」。據網站設定，假如一異讀字有甲、乙、丙三個讀音，而甲音獲選為「配詞音」，則乙、丙音在搜尋結果中會標示為「甲的異讀字」。這類讀音本文會稱為「**異讀音**」。

網站並無明示「配詞音」和「異讀音」的地位如何。不過，凡例頁有聲明：

我們必須提醒使用者，所謂「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是一個統計概念，而非價值評判。我們無意抹煞任何音韻學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見，相反，我們為每一個讀音提出根據，希望使用者能夠明白自己所讀之音是否廣為音韻學家認同。

則似乎網頁「審音」、定出「配詞音」的目的，純粹是想對「哪一個讀音在選用的工具書中有較多根據」作一客觀描述，而不是要作出「正音」或「建議讀音」的規範。

提到「審音」，香港在八、九十年代也曾經有一次規模較小，但參照樣本數量較多的審音行動。香港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針對好些香港出版的字典字音跟實際通行的粵音有距離、令人無所適從之弊，在 1987 年開展「常用字廣州話讀音研究」，由院內工作小組根據七種常用的字詞典、韻書找出有爭論性的漢字讀音，再交由「常用字廣州話讀音研究委員會」成員討論，從而定出「建議讀音」<sup>11</sup>。委員會的審音結果最後編成《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一書。此書在 1990 年出版，1992 年修訂再版。委員會審音時參考了以下七本工具書：

- 1) 黃錫凌《粵音韻彙》重排本
- 2) 施庸龢、茅瑩甫《辭淵》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
- 4) 余秉昭《同音字彙》
- 5)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
- 6) 李卓敏《李氏中文字典》
- 7)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

委員會使用的《粵音韻彙》和《李氏中文字典》二書，《粵庫》也有參考。下表是《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跟《粵庫》在審音方面的比較：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出版/上線年份	1990 年	2003 年
收字量	4,761 字	13,051 字
參考語料	7 本	4 本 + 學者特殊取音

---

<sup>11</sup>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頁 5-6。

審音方法	經專家討論定出「建議讀音」	選取獲最多語料承認的讀音為「配詞音」
------	---------------	--------------------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的「建議讀音」經由專家議定。《粵庫》則純粹是將獲得最多語料承認的讀音選為「配詞音」，相較之下程序較機械化，人為因素對哪個讀音能成為「配詞音」的影響似乎較小。但從之後的討論可以看到，《粵庫》的審音結果仍然會受（一）選用語料的審音取向和（二）《粵庫》編者取向兩項因素所影響。

### 1. 選用語料的審音取向

為粵語審音難免要處理所謂的「從切」還是「從眾」的問題，也就是讀音到底是以古代韻書收錄的反切還是以大眾日常所使用的讀音為準。《粵庫》的審音方法簡單來說就是「鬥多」，理論上不會觸及「從切、從眾」的問題，但實際上選用語料對傳統（韻書）讀音和實際讀音的取態仍然會間接地影響網站的審音結果。假如傾向「從切」的語料較多，《粵庫》的讀音便很有可能趨於保守。以「雛」字為例，網站的審音結果如下：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co1	李語 <small>范國</small> <sup>12</sup>	2	co4 的異讀字
co4	黃周何	3	配詞音

兩個讀音之中，co4 音比較接近《廣韻》的「仕于切」（陽平聲）。而在《粵庫》，co4 音有 3 個根據，co1 音只有 2 個根據，網站理所當然地會以 co4 作為配詞音、co1 為異讀音。不過，如果將調查範圍擴大至過去數十年間出版的字詞典，承認 co1 音者比 co4 音多出超過十本<sup>13</sup>。

當然，為每個漢字翻遍市售字典才去決定採用哪一個字音，既不容易，也不切實際。但這足以說明，遇到漢字出現「傳統字典或反切讀音」與「實際通行讀音」爭持的情況，所選工具書對字音的取態，對於以語料中承認讀音數目多寡來決定何者屬「配詞音」的《粵庫》起了關鍵作用。

<sup>12</sup> 「語」是指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特殊取音。這類讀音在《粵庫》根據欄會標出提供者全名，本文製表時會以「語」字概稱之，如空間足夠則在「語」字後以上標形式顯示提供者名稱。

<sup>13</sup> 石見田 2014，頁 242-243。不計《粵音韻彙》和《粵音正讀字彙(第二版)》，所調查的工具書當中有 25 本收 co1 音，收 co4 音的只有 12 本。



《粵庫》所選用的工具書中，黃錫凌《粵音韻彙》並無交代其注音根據，但此書的「標準音」，多數是符合中古反切的讀音，這一點已為學者所承認<sup>14</sup>。

何文匯《粵音正讀字彙》更是明確打着《廣韻》旗號，以中古反切制定「粵音正讀」，不過編者仍會視情況接受一些不符《廣韻》反切，即該書視為「誤讀」的讀音。該書凡例解釋了其審音原則：

凡據《廣韻》或同系統韻書所載反切切出來的讀音，則視為正讀。如該正讀另有沿用已久、習非勝是的誤讀，則前者為『正讀』，以〔正〕號表明；後者為『口語音』，以〔語〕號表明。如正讀今已不用而為其誤讀所取代，則前者為『本讀』，以〔本〕號表明；後者為『今讀』，以〔今〕號表明。因本讀已不用於讀書音或口語音中，本書不予條錄，只在該字的『今讀』下注明『本讀』為何。

至於周無忌、饒秉才編《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對於該書注音的解說如下：

本字彙所注之音為當代標準廣州話音，即目前廣州市大多數人所操之語音。由於語音的發展，部份字當前的讀音與傳統讀音會有差異。我們從語言的交際功能出發，本着約定俗成的原則，不拘泥於傳統讀音，採取下列辦法處理：

1. 現音與傳統讀音並行者注現音，標明傳統讀音為又音，加〔又〕號（〔又〕又表示某字前一注音的又讀）；
2. 大多數人讀現音、僅部份年紀較大的人讀傳統讀音者注現音，標明傳統讀音為舊讀，加〔舊〕號；
3. 少數字大多數人誤讀者注傳統讀音，誤讀之音同時標出，加〔俗〕號。

最後，

一字如有讀音與話音區別者，一併標出，分別以〔讀〕〔話〕號註明。eŋ 韻母除少數字外俱為話音，不再標〔話〕號。

至於《李氏中文字典》，其粵語讀音：

---

<sup>14</sup> 如單周堯 1980、劉鎮發、馬顯慈 2011、施仲謀 2013。

.....是根據本人的經驗，參考許多粵音的字典和書籍得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黃錫凌：《粵音韻彙》(1938)、馮田獵：《粵語同音字典》(1974)，和《中華新字典》(1976)。

李書用了〈讀〉〈語〉〈又〉〈習〉等標籤描述字音，不過作者沒有對這些標籤作更進一步的解釋，讀者只能按常理推敲。蕭敬偉 2012 認為，「《李》書的取音標準折衷新、舊，較能反映粵音的實貌」<sup>15</sup>。

由此看來，黃書、何書傾向符合《廣韻》反切對應的讀音，李書、周書取音則相對較新。

《粵庫》收錄了這些語料所提供的讀音，包括口語音、俗讀和周書視為「舊讀」的讀音。唯一例外是何書中的「本讀」（符合《廣韻》反切但編者認為今已被「誤讀」所取代的讀音）在《粵庫》中不會收入。

## 2. 《粵庫》編者的審音取向

以讀音根據數多寡決定「配詞音」還要面對當一個字同一義項有兩個甚至更多讀音的根據量相同時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粵庫》沒有交代遇到這個情況時的處理方法，但完全由電腦程式隨機指派「配詞音」的機會不大，所以有關這一方面，值得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以下是關於《粵庫》如何在讀音來源數目相同的情況下定出配詞音的研究結果。研究方法是利用電腦程式抽取《粵庫》中各字的讀音<sup>16</sup>，並找出有異讀成份的字（破讀字則視為同形字分別處理）。接着，將結果以「比數」形式呈現，以便進一步篩選、比較與分析。以「拚」字為例，此字在網站的查詢結果如下：

---

<sup>15</sup> 頁 419。

<sup>16</sup>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讀音資料擷取日期：2017 年 2 月 9 日。

音節	根據	詞例	備註
faan1	何	拚飛	
fan3	何		掃除
ping1	李		同「拼」字
pun1	何		「拚 pun3」的異讀字
pun2	李、周、語 <sup>張群顯</sup>		「拚 pun3」的異讀字
pun3	黃、李、周	拚命	

我們可以根據表格中 pun1、pun2 兩個音節的備註「『拚 pun3』的異讀字」，將 pun1、pun2、pun3 三個讀音歸為同組（同義項）。至於 faan1、fan3、ping1 則自成一組。換言之，「拚」共有四個義項：

	義項	讀音	根據	根據數	配詞音
拚 A	拚飛	faan1	何	1	✓
拚 B	掃除	fan3	何	1	✓
拚 C	同「拼」	ping1	李	1	✓
拚 D	拚命	pun1	何	1	
		pun2	李、周、語 <sup>張群顯</sup>	3	
		pun3	黃、李、周	3	✓

這四個義項分析時會當成四個不同的「字」處理，如上表以「拚 A」、「拚 B」、「拚 C」、「拚 D」區別。當中只有「拚 D」是異讀字，所以拚 A、拚 B、拚 C 可略過不論。「拚 D」有三個讀音，將讀音按根據數目以比數形式表達就是「pun3:pun2:pun1」（配詞音列首位，再按根據數多寡排序，由多至少）。來源欄亦可用同樣做法寫成「黃李周:李周語:何」，而根據數的比數就是「3:3:1」。

「拚 D」的配詞音 pun3 的根據數和首個異讀音 pun2 的根據數相同，本文將此二音稱為「競爭讀音」。由於 pun3 和 pun2 都有李、周二書做根據，這兩個來源在競爭讀音中會稱為「共同來源」或「非差別來源」（沒有出現在競爭讀音的根據也可以視為非差別來源）。黃、語沒有在兩個競爭讀音同時出現，所以屬「差別來源」。這個字《粵庫》選了「黃李周」而非「李周語」的讀音為配詞音，可以看成是編者認為「黃」的讀音比「語」的讀音更有地位，統計時會視作「取黃捨語」，即「黃>語」（“>”表示大於）。

又有些字會出現多於兩個讀音、但根據數相同的情況。例如「筈」字，《粵庫》審音

結果是「dip3:sim3:sim1」，來源是「何:李:周」。《粵庫》選了由「何」提供的讀音 dip3 為配詞音，統計時會將這種情況視為「取何捨李、周」，即「何>李周」。其實寫作「取何捨周李」、「何>周李」亦無不可，不過為免混亂，在來源數相同時程式會按照「何、李、黃、語、周」這個次序去產生來源和取捨稱呼，因此前述「拚」字的來源欄「黃李周:李周語:何」程式實際上是寫成「李黃周:李語周:何」。

《粵庫》收字一萬三千餘，當中包含「異讀」成份的字有 2,951 個。一字或有多義，而同一字的不同意義中也有可能出現異讀情況。若將一字中不同意義的異讀分開計算，則《粵庫》共有 3,010 個異讀組，比起以「字」為單位多了 59 個。由於有三字（苴、啊、欸）有三個異讀組，所以實際上有多個異讀組的字共 56 個。3,010 個異讀組中，有 2,148 組的配詞音根據數大於異讀音，因此不存在「競爭讀音」的情況；855 組的配詞音和異讀音根據數相同，出現「競爭讀音」的情況。餘下 7 字情況特殊，在此先不論，留待文後的附錄一再做簡單說明。

經過分析，下表顯示的是當競爭讀音只有一個差別來源時，《粵庫》在審音方面的取捨情況。

	取〈何〉	取〈周〉	取〈李〉	取〈黃〉	取〈語〉
捨〈何〉	-	0	1	0	0
捨〈周〉	97	-	43	1	0
捨〈李〉	96	93	-	3	0
捨〈黃〉	6	3	1	-	0
捨〈語〉	1	6	2	3	-
其他	40 捨李周	2 捨何李/捨李語	0	1 捨李周	0
總計	241	104	48	8	0

競爭讀音或會有多個差別來源，於是會出現像是「何周>李黃」的審音結果。由於這類情況比較瑣碎，在此不以字為單位逐項列出，下表會將這些多差別來源的字分開計算：在「何周>李黃」的情況會視作「何>李」、「何>黃」、「周>李」、「周>黃」各取一分。

	取〈何〉	取〈周〉	取〈李〉	取〈黃〉	取〈語〉
捨〈何〉	-	6	3	7	0
捨〈周〉	42	-	31	14	2
捨〈李〉	27	15	-	22	0
捨〈黃〉	45	10	30	-	2



【丙】 配詞音無共同來源標籤為據：意思是共同來源沒有任何能反映讀音地位高低的標籤或線索來解釋為何一個讀音獲選為「配詞音」。

【丁】 其他。

至於表格最末的「分類」欄是表示競爭讀音跟韻書（主要是《廣韻》或《集韻》）反切的關係。標記及意思如下：

P：競爭讀音的配詞音才符合韻書反切對應（異讀音則否，非競爭讀音不計算在內）

V：競爭讀音的異讀音才符合韻書反切對應（配詞音則否，非競爭讀音不計算在內）

B：競爭讀音的配詞音和異讀音均符合韻書反切

N：競爭讀音的配詞音和異讀音都不符合反切或沒有反切資料佐證

「參考資料」欄在列出各書對字音的取態後，會用虛線分隔，再列出與競爭讀音相對應的韻書反切和出處。「—」符號表示該讀音沒有相對應的韻書反切。非競爭讀音只會在有相對應的韻書反切時才會另起新行標出。如果所有字音都沒有對應韻書反切，在有需要時會用{}號注上韻書反切及推導讀音供參考。

以下是單一差別來源、選「何」為配詞音的字的調查結果：

	讀音	根據	取舍	參考資料	分類
【甲】 配詞音符合共同來源標籤					
湃	paai3:baai3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正:~ ..... <廣韻>普拜切:—	P
滂	pong1:pong4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黃周]正:~ ..... <廣韻>普郎切:—	P
骰	tau4:sik1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黃]~:語; [周]~:又 ..... <廣韻>度侯切:—	P
憊	baai6:bei6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蒲拜切:—	P
彌	mei4:nei4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黃]~:粵讀; [周]~:又 ..... <廣韻>武移切:—	P
燼	zeon6:zeon2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疾刃切:—	P
鯪	ling4:leng4	李周何:黃李周	何>黃	[李]讀:語; [周]~:話 ..... <廣韻>力膺切:—	P

麥	mak9:maak9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莫獲切:—	B
窠	fo1:wo1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苦禾切:(同左)	B
【乙】配詞音不符合共同來源標籤					
璫	ceoi2:ceoi1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七罪切:—	P
誼	ji6:ji4	黃周何:黃李周	何>李	[周]又:~ ..... <廣韻>宜寄切:—	P
句	ngau1:gau1	李周何:黃李周	何>黃	(同勾、鉤、鈎) [李]語:讀; [周]~:本 ..... —:<廣韻>古侯切	V
盯	deng1:ding1	李何:李周	何>周	[李]語:讀 ..... {<廣韻>直庚切 / 張梗切 → caang4/zaang2}	N
【丙】配詞音無共同來源標籤為據					
馴	seon4:ceon4	李周何:黃李周	何>黃	..... <廣韻>詳遵切:(同左)	B
鱒	zyun6:zeon1:zyun1	何:李:周	何>李周	..... <廣韻>才本切/徂悶切:—:—	P
禁	gam1:kam1	李周何:黃李周	何>周	[李]破 ..... <廣韻>居吟切:—	P

從上表可以看到，不少競爭讀音在其共同來源的地位不盡相同。通常字書中標作「讀音」的讀音會比「語音」有較高地位，「俗讀」的地位則比「正讀」為低。以字頭為單位的書，字條中第一讀音又會比第二讀音「又音」的地位高。《粵庫》中，競爭讀音是否成為配詞音，大致符合這種關係，即來源中地位較高的讀音多數會成為配詞音。

至於「馴」字兩讀的地位相同，而「璫、誼、句、盯」四字共同根據中地位較低的讀音反而獲選為配詞音，則相信是跟從何書的審音結果。

## II. 多個差別來源，取「何」為配詞音

以下是競爭讀音有多於一個差別來源時，有何書根據在內的讀音獲《粵庫》選為配詞音的字：

黃何>李語(5)	刊淤拈瘀鄱
黃何>李周(12)	鏈烘扮蠕嗜杵銖睽楮懣豐懣
黃何>周語(1)	澀









莞	wun1:wun2	黃:李	黃>李	同碗 【碗】<廣韻>一丸切:—	P
鮑	tan4:tan1 :tyun4	李黃:李周 :何	黃>周	[李]讀:語 <廣韻>徒渾切:—	P
滴	dik1:dik6	黃周何:李周何	黃>李	[何]正:語; [周]~:又 <廣韻>都歷切:—	P
拚	pun3:pun2 :pun1	黃李周:李周語 :何	黃>語	[李]讀:語; [周]~:又 【拌】<集韻>普半切:<廣韻> 蒲旱切 :<廣韻>普官切	B
咖	kaal:gaa3	黃周:李周	黃>李	[周]~:又	N
【丙】配詞音無共同來源標籤為據					
甬	bat1:bang2:bung2	黃:李:周	黃>李周		N
【丁】其他					
彗	wai6:seoi6	黃李周何:李周何語	黃>語	[何]破; [周]~:舊 <廣>徐辭切/祥歲切:<廣>于 歲切	B

這些字的共同根據大多有標籤，《粵庫》應是以之作為選擇配詞音的準則。

「彗」字這次《粵庫》取了周書的「非舊讀」為配詞音，跟之前「刊、瘡」二書取周書「舊讀」的取態不同，其配詞音 wai6 也跟香港的日常讀音不同（香港人習讀將「彗」讀成異讀音 seoi6）。則「刊、瘡」的審音看來還是以何書為優先，跟周書無關。

#### IV. 多個差別來源，取「周/黃/李」為配詞音

這類字，取「李周」者 1 筆、取「黃李」者 3 筆、取「黃周」者 10 筆。

黃李>何語(2)	迫娜
黃李>周語(1)	畸
李周>何語(1)	幘
黃周>何語(5)	生牲捉笙甥
黃周>李語(5)	演衍阮邈舐

	讀音	根據	取捨	參考資料	分類
【甲】配詞音符合共同來源標籤					
阮	jyun5:jyun2	黃周何:李何語	黃周>李語	[何]正:語 <廣韻>虞遠切:—	P

衍	jin5:jin2 :hin2	黃周何:李何語 :語	黃周>李語	[何]正:語 — <廣韻>以淺切:—	P
畸	gei1:kei1	黃李何:周何語	李黃>語周	[何]正:語 — <廣韻>居宜切:—	P
演	jin5:jin2	黃周何:李何語	黃周>李語	[何]正:語 — <廣韻>以淺切:—	P
迫	bik1:baak1	黃李周:周何語	李黃>何語	[周]破 ( ~擊炮:逼~ ) —: <廣韻>博陌切	V
捉	zuk3:zuk1	黃李周:李何語	黃周>何語	[李]讀:語 — <廣韻>側角切:(同左)	B
【乙】配詞音不符合共同來源標籤					
生	saang1:sang1	黃李周:李何語	黃周>何語	[李]語:讀 — <廣韻>所庚切:(同左)	B
牲	saang1:sang1	黃李周:李何語	黃周>何語	[李]語:讀 — <廣韻>所庚切:(同左)	B
笙	saang1:sang1	黃李周:李何語	黃周>何語	[李]語:讀 — <廣韻>所庚切:(同左)	B
甥	saang1:sang1	黃李周:李何語	黃周>何語	[李]語:讀 — <廣韻>所庚切:(同左)	B
【丙】配詞音無共同來源標籤為據					
檐	zim1:cim1	李周:何語	李周>何語	—:<廣韻>處占切	V
邈	haai6:haai5	黃周何:李何語	黃周>李語	[何]又:又 — <集韻>下買切:<廣韻>胡懶切	B
舐	saai5:laai2:saai2 :lem2:si6:lim2	黃周:李語:李語 :語:何:語	黃周>李語	{<廣韻>神希切→si5}	N

這類字《粵庫》所選的配詞音大多跟日常讀音相左，而審音結果亦有奇怪之處。「阮、衍、畸、演、捉」還可算是符合共同根據所提供的讀音，但「迫、檐」不從何，還有「生」等一系列-ang/-aang 對立的字採用了李書標為口語音的-aang 韻為配詞音，更是可疑。

細看之下會發現，這些字的競爭讀音中，「落敗」一方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語言學會」來源（「語」）的參與，也就是屬於《粵語拼音字表》中由香港語言學會粵拼小組提供的「獨特取音」。如果不是審音過程出錯，那麼一個可能就是《粵庫》編者在審音過程中有意貶低這些學者的「獨特取音」。但這樣做就有一個問題：《粵語拼音字表》的獨特取音「總的來說都是為了貫徹照顧香港語言現實這精神」，今《粵庫》反其道而行，

結果就是拉遠了網站的「配詞音」與「現實讀音」的距離。

不過，之前 II 類字的「𢯿」同樣是韻母-ang/-aang 對立之別，而-ang 也有「語」為據，《粵庫》還是取了-ang 韻的讀音為配詞音，與本類字剛好相反。所以上述結果也有可能真的是出錯使致。

## V. 無差別來源的字

這類字競爭讀音的根據完全相同，有 177 筆。以下是減去零聲母字冠上 ng 聲母的系統性異讀後，餘下的 162 字：

定它正命領聲斷近青構精輕聽病請頂坐井蓋于壁購城淨援休汰赤醒錫鉅釘鞍騎柄艇押鞞締纏朽炕  
撓羸脊錙腥腥劈燬佃駝肺嗅癱櫛攬迤憩媛爰爰爰偶查猗靚豸跋躡缸芭噉嚼茸愔爇沼猥瑱疔蠹蚌詭勒傑  
儿呢囁囁囁座嫫嫫壓窰廐廐廐于恆憑屯抗捏搥掣攢攢枳桴槿槿澆消漚漚爇爇狎玆玆眈眈眈穉穉窰窰  
絃絃縵縵翻芳芳蓂蓂帖帖蛭蛭蜎蜎襍襍猓猓跼跼陽池邱戴闔闔雉雉鉅鉅鰓鰓蠹蠹

當中的常用字不少，列舉如下：

	讀音	根據	參考資料	分類
【甲】配詞音符合共同來源標籤				
構	gau3:kau3	黃李周何:~	[黃]~:語音; [周]舊:~ [李]~:又; [何]正:語 ----- <廣韻>古候切:一	P
購	gau3:kau3	黃李周何:~	[黃]~:語音; [周]舊:~ [李]~:又; [何]正:語 ----- <廣韻>古候切:一	P
締	dai3:tai3	黃李周:~	[黃]~:語音; [周]~:話 [李]讀:語 ----- <廣韻>特計切:一	P
蓋	goi3:koi3	黃李周何:~	[周]~:又; [李]名詞用:動詞用 [何]正:語 ----- <廣韻>古太切:一	P
朽	jau2:nau2 :nau5	黃李周:~ :何	[黃]~:粵讀; [周]又:~ [李]讀:語 ----- <廣韻>許久切:一	P

聿	wat6:leot6 :jyut6	黃李周:~ :何語	[黃]~:粵俗; [周]~:俗 [李]讀:語 ----- <廣韻>餘律切:— <廣韻>餘律切	P
押	aap3:aat3 :ngaap3:ngaat3	黃李周何:~ :何周:何周	[黃]簽押:當押; [周]簽押:當押 [李]簽押:抵押; [何]正:語 ----- <廣韻>烏甲切:—	P
框	hong1:kwaang1	黃李周何:~	[李]破; [何]正:語 ----- <廣韻>去王切:—	P
跛	bo2:bai1	黃李周何:~	[黃]讀:~; [周]讀:~ [李]讀:語; [何]正:語 ----- <廣韻>布火切:—	P
靚	zing6:leng3	黃李周何:~	[黃]正讀:粵漂亮解; [周]靚粧:漂亮(廣) [李]打扮:<方>漂亮,好看 [何]正:語 ----- <廣韻>疾政切:—	P
騎	kei4:ke4	黃李周何:~	[李]讀:語; [何]正:語 ----- <廣韻>渠羈切:—	P
癱	taan1:taan2	黃李周何:~	[周]~:話; [李]讀:語; [何]正:語 ----- <字彙>他丹切:—	P
戇	zong3:ngong6	黃李周何:~	[黃]~:語; [周]剛直:魯莽 [李]剛直:<方>笨鈍; [何]正:語 ----- <廣韻>陟降切:—	P
它	taa1:to1	黃李周何:~	[李]其它:蛇; [周]~:又 ----- <廣韻>託何切:(同左)	B
娶	ceoi3:ceoi2	黃李周何:~	[黃]~:語; [周]~:話; [李]讀:語 ----- <廣韻>七句切:<集韻>此主切	B
脯	fu2:pou2 :pou4	黃李周何:~ :何	[周]乾果:胸脯; [李]果乾:胸脯 [何]正:語:~ ----- <廣韻>方矩切:— <集韻>蓬通切	B
櫛	cyu4:ceoi4 :cyu1*	李周何:~ :黃	[周]~:又; [李]讀:語	N
纏	cin4:zin6	黃李周何:~	[黃]~:語; [周]~:話; [李]讀:語 ----- <廣韻>直連切: <廣韻>持碾切	B

撓	naau4:naau5 :naau6	黃李周:~ :何	[周]1:2 —: <廣韻> 奴巧切 : <廣韻> 奴巧切	V
撚	nin2:nan2 :nin5	黃李周:~ :何	[黃]~:語; [周]~:話; [李]指按, <粵>~死佢:用指搓轉, <粵>~化人 —:— : <廣韻> 乃殄切	N
撻	giu6:hiu3	黃李周何:~	[周]~:又; [李]以物挑開:舉起 {<集韻> 牽幺切 (舉也) →hiu1}	N
錨	maau4:naau4	黃李周何:~	[周]~:又 {<五音集韻> 武濫切 →miu4}	N
<b>【乙】配詞音不符合共同來源標籤</b>				
韜	ngan6:jan6	黃李周何:~	[黃]語:~; [周]話:~; [何]語:正 —: <廣韻> 而振切	V
嗅	cau3:hung3	黃李周何:~	[黃]誤:正; [周]~:舊; [何]今:~ —: <集韻> 香仲切	V
<b>【丙】配詞音無共同來源標籤為據</b>				
援	wun4:jyun4:jyun6	黃李周何:~:~	[周]援引:支援; [李]1:2:3 —: <廣韻> 雨元切: (同左); <廣韻> 王眷切	B
<b>【丁】其他</b>				
杳	miu5:jiu2	黃李周何:~	[周]~:又; [李]讀:又; [何]語:正 —: <廣韻> 烏皎切	V

這些讀音是否能成為配詞音似乎無關於是否符合反切：大多數字的配詞音在各書均作「讀音」或「正音」看待，總之地位比非配詞音為高。

至於「援、撓、錨」則似乎是按字書列出讀音的次序來決定配詞音。但這只適用於周書，因為黃、何二書用讀音為漢字分類，音序並不決定地位；李書標音方式特殊，下字承繼上字讀音時會以「'''」表示，如有另讀才再在下字的「'''」符號旁加注，是故音序大抵也不能顯示讀音地位的高低。

「杳、韜、嗅」三字則比較特別。「杳」字兩個讀音在不同根據的地位並不一致。其中何書以 jiu2 為正讀、miu5 為口語音；李書則以 miu5 為讀音、jiu2 為又音；周書亦先標 miu5 音，再標 jiu2 為又音。《粵庫》以 miu5 為配詞音，從李、周而不從何書，與之前字例的取態相異。

「嗅」傳統音讀 hung3，符合《集韻》香仲切。韻書尚有讀作 hau3 音的許救切，今已不流通。何書以 hau3 為本讀，cau3 為今讀，並以 hung3 為又讀。黃書則在 cau3 音下注「應讀香仲切」，hung3 音標明「粵音正讀」，以提醒讀者。周書則接受今讀 cau3，並注 hung3 為「舊讀」。按照其他字例，《粵庫》理應取 hung3 為配詞音，但事實卻相反，網站的配詞音是 cau3。

至於「韌」字，配詞音 ngan6 在各書均以「語音」視之，現實中 jan6 和 ngan6 亦較應歸類為文白二讀，例如用於「十字韌帶」時讀 jan6，口語「煙韌」、「塊牛扒好韌」時讀 ngan6。《粵庫》以 ngan6 為配詞音、jan6 為異讀音，反而模糊了這層關係。

### 3. 分析

假如單看《粵庫》如何取舍各個根據所提供的競爭讀音，或會予人一種《粵庫》比較側重何書讀音的感覺。不過，深入調查這些競爭讀音在共同根據中的收載情況後，卻發現未必盡然。好些表面上看來是「從何」的讀音，大多數在其他共同根據中都有較高地位，即在李書、周書或黃書是作為「正音」（相對於「俗音」）或「讀音」（相對於「語音」）看待。雖有例外，但為數不多。《粵庫》中的「從何」傾向，反映的未必是《粵庫》「從何」，而是各書在收錄字音上的取態。

大多數字的配詞音都是符合中古反切的讀音，而異讀音則是不符合中古反切但實際流通的讀音。之所以在《粵庫》中有較多「從何」的結果，是因為這些字何書只收入了符合韻書反切的「配詞音」而不收流行的「異讀音」。換言之，這間接地反映出何書在注音時偏重韻書反切對應，取音相對比李、周二書保守。好些李、周二書視為又讀、語音甚至作唯一讀音收錄的通行讀音，何書都不取。這也切合何書「以《廣韻》為正讀」的立場。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符合傳統反切的讀音在不同字書中普遍仍佔着一定的地位。這種情況在黃書自然不用多說，即使在一般視為取音較新的李書和標榜「不拘泥於傳統讀音」的周書其實也不例外。蕭敬偉 2000 就指出，「二書（按：指《粵音韻彙》和《李氏中文字典》）的定音取向表明，傳統反切與實際讀語音有分歧時，前者往往會被優先考慮」。當字書普遍給予符合反切的字音一個較高地位，《粵庫》所審出來的配詞音自然毫不意外地會向「韻書音」（相對於實際讀音）靠攏。

不過，既然何書偏重反切音，出現上述情況，既有可能是《粵庫》側重反切讀音的結果，也有可能是網站側重何書審音的結果。而從第 II 類字可以看到，當無法以共同根據的字音地位決定配詞音時，《粵庫》就有比較明顯的「從何」取態。



當（一）傳統反切在《粵庫》所選用的語料佔有較重要的地位、（二）出現競爭讀音時，符合傳統反切的讀音有較大機會獲選為「配詞音」、（三）《粵庫》某程度上有跟從何書（「從切派」）審音結果的傾向，不難想像當一個讀音出現「從切」還是「從眾」的選擇時，《粵庫》的配詞音很大機會會側重前者。

最後要指出的是，《粵庫》編者對於網站中的「配詞」（為讀音提供的詞例）有較大程度的介入，反映的不盡是「根據」中諸書的意思。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契」。這個字在網站提供的讀音如下：

契

部首: 大 [37]

筆畫: 9

字音分類: 異讀破音字

中文字源

國語辭典

大五碼: ABB4

倉頡碼: 手竹大

頻序 / 頻次: 2143 / 339

CEDECIT

林語堂

音節 (香港語言學學會)	粵音	根據	同音字	相關音節	詞例(解釋) / 備註
kai2		李(p.133)	啟, 緊, 稽 [1..]	--選擇--	「契kit3」的異讀字, 用於「契丹」一詞
kai3		黃(p.9) 周(p.35) 李(p.132) 何(p.63)	契, 蟄, 蟄 [3..]	--選擇--	契約, 默契, 投契[3..]
hat1		何(p.127)	鉦, 莖, 估 [14..]	--選擇--	「契kit3」的異讀字, 用於「契丹」一詞
kit3		黃(p.31) 周(p.35) 李(p.133) 何(p.222)	喝, 繼, 頓 [34..]	--選擇--	契闊, 契丹
sit3		黃(p.31) 周(p.35) 李(p.133) 何(p.223)	疤, 罷, 靨 [24..]	--選擇--	人名, 傳說中殷人的祖先

當中的 kit3 音有黃、周、李、何四個根據，而詞例是「契闊，契丹」。使用者可能會以為這表示黃、周、李、何四書都同意「契丹」應讀 kit3 丹。事實上，此字在黃、周、李、何四書雖然都有 kit3 音，但只有黃、周二書對「契丹」一詞的「契」標讀 kit3。「契丹」的「契」字在李書標讀 kai2，而在何書則標讀 hat1。所以，表格中的「詞例」欄頂多只能反映《粵庫》編者的意見，不能當成所列根據對該詞讀音的取態。

## 四、「配詞音」跟日常讀音的差距

語言學者大多同意，非常用字不妨依據反切訂出粵音，但決定常用字音時不能不多照顧「約定俗成」。既然《粵庫》較偏重「從切」，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就是：究竟《粵庫》中有多少常用字的配詞音跟實際讀音有距離？

就此我調查了 37 個《粵庫》中的「異讀」與大眾日常讀音（或稱為「習讀音」）相同而跟「配詞音」有出入的字。當中有些字是學者曾經用來舉例說明字典注音與大眾日常讀音的差距，另有一些是來自本人經驗。下面會將這些字分成兩大組，分別是「配詞

音根據數多於異讀音」(18 字)和「配詞和異讀音的根據數相同」(19 字)，每組再按其異讀種類細分為(A)聲母不同、(B)韻母不同、(C)聲調不同、(D)聲母及聲調不同和(E)聲、韻、調皆不同五個種類列出。討論時還會列出這些字在其他工具書的注音情況以作比較。所選工具書如下：

- 1) **【中 76】**《中華新字典》。中華書局，1976/8 初版，1977/4 第二版第四次印刷。
- 2) **【中 82】**《中華新字典》。中華書局，1982/1 第三次修訂版，1985/5 再版。
- 3) **【商務】**《商務新詞典》縮印本。商務印書館，1990/1 第一版，1992/7 第 9 次印刷。
- 4) **【常用】**《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1992。
- 5) **【中學】**《香港中學生中文詞典》。萬里機構、明天出版社，1992。本書粵音由《常用》主編何國祥審訂。由於《常用》收字不多，本節遇有《常用》欠收的字會用本書的結果代替。
- 6) **【正音】**詹伯慧主編《廣州話正音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7 第二版，2007/2 第 3 次印刷。
- 7) **【朗文】**《朗文中文新詞典》第三版。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2008。

若習讀音在之前的粵語文獻中已有收錄，討論時亦會順帶列出。為方便理解和避免混淆（文獻中亦有名為《中華新字典》者，跟香港中華書局在七十年代發行的同名字典無關），這些資料會以作者名稱及出版年份表示。參考的早期文獻有：

- 1) **【湛約翰 1855】**湛約翰(John Chalmers)《初學粵音切要》(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香港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55。
- 2) **【Williams 1856】**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英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羊城中和行，1856。
- 3) **【Eitel 1877】**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London: Trübner and Co.; Hong Kong: Land, Crawford & Co., 1877。
- 4) **【李春華 1914】**李春華（即李澹愚）《分部分音廣話九聲字宗》。1914。
- 5) **【李澹愚 1916】**李澹愚、林仲堅、李月華《廣話國語一貫未定稿》。大漢公報，

1916/5。

- 6) 【趙雅庭 1931】趙雅庭《民眾識字粵語拼音字彙》。神州國光社（廣州），1931/5。
- 7) 【王頌棠 1937】王頌棠《中華新字典》。環球書局，1937/2。
- 8) 【陳瑞祺 1939】陳瑞祺《道漢字音》。道字總社，1939/8。
- 9) 【馮思禹 1955】馮思禹《部身字典》。世界書局，1955/9。
- 10) 【馮思禹 1962】馮思禹《廣州音字彙》。世界書局，1962。

上列資料中，湛約翰 1855、Williams 1856、Eitel 1877、王頌棠 1937 的注音反映早期粵音系統，與現代粵音不盡相同。本文引用時會提供原書注音，並對與現代粵音不同的情況加以說明。李春華 1914、李澹愚 1916 二書除了仍將塞擦音/擦音分成舌尖、舌面兩套，其餘地方與現代粵音已無分別，因此會當成現代粵音處理，不另做說明。而為免混亂，各書不同的現代粵音注音形式（無論是反切、自製或注音符號、還是不同於粵拼的羅馬字母注音方案）在本文會一律轉換為粵拼標示。

## 1. 配詞音根據數大於異讀音

### 1.A.1. 剖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pau2	黃李周	3	配詞音	
fau2	何周	2	異讀音	

各辭書的注音情況如下（第二行數字為本字在各書的頁碼）：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51	51	83	32	46	106
pau2	✓	✓		又	又	
fau2	又	又	✓	✓	✓	✓

「剖」《廣韻》有芳武、普后二切。芳武一切訓「判也」，而普后一切則訓「判也，破也」。芳武切可切出 fu2[苦]音，而普后切對應粵音 pau2，均不合習讀音 fau2[否]。李

春華 1914<sup>17</sup>、趙雅庭 1931<sup>18</sup>只有 pau2 音，王頌棠 1937<sup>19</sup>兼收符合反切的 pau2、fu2 二讀。至陳瑞祺 1939 始有 fau2 音<sup>20</sup>。

### 1.A.2. 桌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zoek3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coek3	何語 <sup>范國</sup>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56	256	321	107	377	520
zoek3	✓	✓	✓	又		✓
coek3	又	又	又	✓	✓	又

「桌」《廣韻》竹角切，跟「卓」同聲同韻。知母字原則上應該讀不送氣 z 聲母，與「竹角切」對應的粵音就是 zoek3[爵]。但卓、桌二字習慣上均讀成 coek3[綽]音，即轉讀送氣。《粵庫》以 zoek3 為配詞音，符合反切。「桌」讀送氣聲母可能較晚出現，不過湛約翰 1855 已收此讀<sup>21</sup>，而馮思禹 1955 亦收送氣一讀<sup>22</sup>。

「卓」在《粵庫》則有不同命運：由於「卓」有四個來源（黃、周、李、何）標讀 coek3 音，在李書不收 zoek3 音、zoek3 比 coek3 少一個根據之下，coek3 成為配詞音。按 coek3 音在何文匯 2012 成為「今讀」，zoek3 則成為「本讀」<sup>23</sup>。

<sup>17</sup> 頁 23。

<sup>18</sup> 頁 49。

<sup>19</sup> 頁 32，注音作<sup>c</sup>p'au、<sup>c</sup>fu。

<sup>20</sup> 頁 40。

<sup>21</sup> 頁 5，注音丑約切，對照讀音表可得 ch'eok 上入聲。按本書並未區分上入（陰入）與中入聲。

<sup>22</sup> 頁 121。

<sup>23</sup> 頁 324。

### 1.A.3. 澆 (～花，～水)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giu1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hiu1	周張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12	312	386	125	104	630
giu1	✓	✓		✓	✓	
hiu1			✓		俗	✓

「澆花」的「澆」在《廣韻》作「古堯切」，反切音可推出《粵庫》的配詞音 giu1[驕]。不過此字的日常讀音是 hiu1[囂]。中古見母字粵語讀 h 聲母有若干例子，如僥、驍、梟、繫、懈<sup>24</sup>。澆讀 hiu1 囂見於李澹愚 1916<sup>25</sup>、趙雅庭 1931<sup>26</sup>及陳瑞祺 1939<sup>27</sup>。按何文匯 2012 以「語音」增收 hiu1 音<sup>28</sup>。

### 1.A.4. 𧈧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bin1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pin1	語張群顯	1	異讀音	
bin2	黃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

<sup>24</sup> 例子主要參考張洪年 2007，頁 15。

<sup>25</sup> 頁 36。

<sup>26</sup> 頁 103。

<sup>27</sup> 頁 81。

<sup>28</sup> 頁 170。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498	498	610	187	559	997
<b>bin1</b>	✓	✓	✓	又		✓
<b>pin1</b>			又	✓	✓	又
<b>bin2</b>	又	又		又		

蝙蝠的「蝙」《廣韻》布玄切，按反切可得出 bin1[邊]音。早期字書多標讀 bin1 或沒有反切為憑的 bin2[貶]。不過此二讀已不流行，現在較多人使用的讀音是 pin1[編]。這個讀音在陳瑞祺 1939 已有收錄<sup>29</sup>。

### 1.B.1. 驪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b>zau6</b>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b>zaau6</b>	李何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41	641	797	233	331	1296
<b>zau6</b>	✓	✓				
<b>zaau6</b>	又	又	✓	✓	✓	✓

「驪」《廣韻》鉅祐切，尤韻字一般讀-au，合於《粵庫》的配詞音 zau6[宙]。現代普遍讀音 zaau6[棹]不符反切，但早見於李春華 1914<sup>30</sup>和陳瑞祺 1939<sup>31</sup>。zaau6 音在《粵庫》根據的《粵音正讀字彙》第二版(1999)屬口語音，在何文匯 2012 則成為「今讀」，取代 zau6 音<sup>32</sup>。

<sup>29</sup> 頁 19。

<sup>30</sup> 頁 23。

<sup>31</sup> 頁 46。

<sup>32</sup> 頁 20。

### 1.C.1. 卵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leon5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leon2	語 <sup>張群顯</sup>	1	異讀音	
lo5	黃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3	63	101	37	15	129
leon5	✓	✓			又	
leon2			✓	✓	✓	✓

此字《廣韻》音「盧管切」，濁音上聲字按規律應讀 leon5 音，亦即《粵庫》的配詞音。不過此字的日常讀音是 leon2，變調陰上聲。李澹愚 1916<sup>33</sup>、趙雅庭 1931<sup>34</sup>、王頌棠 1937<sup>35</sup>及陳瑞祺 1939<sup>36</sup>都只收陰上聲一讀。

### 1.C.2. 芒（～果）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mong4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此義唯一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463	463	569	176	170	939
mong4	✓	✓				

---

<sup>33</sup> 頁 11。

<sup>34</sup> 頁 90。

<sup>35</sup> 頁 42，注音作<sup>c</sup>lun，並收<sup>c</sup>lo 音。

<sup>36</sup> 頁 5。

mong1			✓	✓	✓	✓
-------	--	--	---	---	---	---

芒字在「光芒」、「鋒芒」等詞讀 mong4[忙]，應無爭議，此音合於《廣韻》的武方、莫郎二切。但「芒果」（一作「杧果」）多數人都讀 mong1 果而不讀 mong4 果。mong1 是 mong4 的變調，陳瑞祺 1939<sup>37</sup>有收錄 mong1 音，在 1941 年的《道字典》中釋作「杧菓」<sup>38</sup>，等同今日的「芒果」。

### 1.C.3. 協

《粵庫》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hip6	黃李何	3	配詞音	
hip3	周語 <sup>張群顯</sup>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1	61	98	36	36	125
hip6	✓	✓		又		
hip3			✓	✓	✓	✓

協、叶、挾三字今慣讀中入聲 hip3[怯]，惟三字在《廣韻》俱作胡頰切，屬匣母字，對應現代粵音即《粵庫》配詞音 hip6。尚未從陰入聲區分出中入聲的 Williams 1856 將此三字歸進陰入聲，與愜、怯、歉等字同音<sup>39</sup>。何書曾表示「本字彙對誤作陰上的陽上聲比較容忍，而絕不承認陽入聲作中入的誤讀，因此誤作中入的陽入一律撥歸陽入」<sup>40</sup>，似乎是不收中入一讀的原因。但到了何文匯 2012，此三字已經以「語音」補上中入聲一

<sup>37</sup> 頁 33。

<sup>38</sup> 頁 47。

<sup>39</sup> 頁 85，注音作 hí<sub>2</sub>。另此書在頁 716 勘誤頁將原文誤植的「協」更正為「協」，並補註此音節的字（包括愜、怯、歉）當時更常讀成 hí<sub>2</sub> 音(All the characters under this syllable are more frequently heard pronounced hí<sub>2</sub> than hí<sub>3</sub>)。

<sup>40</sup> 頁 413。話雖如此，「跌」字《廣韻》徒結切，按理應讀陽入，但該書卻以陽入的 dit6 為本讀，並接受中入的 dit3 為今讀，沒有將之「撥歸陽入」（頁 219）。



讀<sup>41</sup>。

#### 1.C.4. 拷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haau2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haau1	語張群顯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04	204	267	89	212	410
haau2	✓	✓	✓	又	又	✓
haau1				✓	✓	

拷打、拷問的「拷」，《玉篇》苦老切和《集韻》苦浩切均得配詞音 haau2[考]，陰上聲。不過，這個字一般人多讀 haau1[敲]，轉作陰平聲。陰平聲一讀早見於趙雅庭 1931<sup>42</sup>及王頌棠 1937<sup>43</sup>。

#### 1.C.5. 洽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hap6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hap1	李周語張群顯	3	異讀音	
haap6	黃何	2	異讀音	
ap1	李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

<sup>41</sup> 頁 216。

<sup>42</sup> 頁 13。

<sup>43</sup> 頁 143，注音作<sub>h</sub>au。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95	295	367	119	105	595
hap6	✓					
hap1		✓	✓	✓	✓	✓

此字《廣韻》侯夾切，可推出《粵庫》的配詞音 hap6[俠]，不過現實中多數人會讀 hap1[恰]音（例如洽商、融洽、接洽）。hap1 沒有反切為憑，卻早見於陳瑞祺 1939<sup>44</sup>。按何文匯 2012 以「口語音」補上 hap1 一讀<sup>45</sup>。

#### 1.C.6. 毬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gin3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jin2	李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83	283	350	115	426	571
gin3	✓	✓	✓		✓	
jin2	又	又	又	✓	俗	✓

此字《字彙補》經電切，《粵庫》的配詞音 gin3[建]與之相對應。至於《粵庫》中只有李書兼收的 jin2[演]屬現代通行讀音，大眾說「踢毬」時大抵都會講踢[演]而不是踢[建]。這個 jin2 音在馮田獵 1974<sup>46</sup> 才見收載。按何文匯 2012 以「口語音」增加 jin3[燕]一讀<sup>47</sup>，即聲母從習讀，惟聲調維持陰去聲。個人推測，原因是編者將「毬」視為「燕」的「訓讀」（古人也會將「踢毬子」稱為「踢燕子」），故擬作 jin3 音，並將 jin2 視為 jin3 的口語變調。

<sup>44</sup> 頁 29。

<sup>45</sup> 頁 120。

<sup>46</sup> 頁 62。

<sup>47</sup> 頁 193。

### 1.C.7. 慷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hong1	李何	2	配詞音	
hong2	何	1	異讀音	
kong2	黃周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讀音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87	187	251	83	131	369
hong1						
hong2	又 <sup>48</sup>	又	又	✓	白	✓
kong2	✓	✓	✓	又	文	

「慷」在《廣韻》是苦朗切，讀 kong2 是最符合反切規則的讀音，早期字書如李春華 1914<sup>49</sup>、王頌棠 1937<sup>50</sup>、陳瑞祺 1939<sup>51</sup>仍標讀此音。不過溪母字 k- 也會有因弱化而變成 h- 的現象，如「可」「口」「空」等字即是。可見今日慣用的 hong2 音亦符合「苦朗切」，此讀亦為陳瑞祺 1939 所收。至於李、何二書的 hong1 符合《集韻》的丘岡切，惟並不流行。

### 1.C.8. 尷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gaam1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唯一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

<sup>48</sup> 原文注音作 huŋ<sup>2</sup>，據直音字「康」修正（此書直音若無同音字會以不同聲調的字代替）。

<sup>49</sup> 頁 5。

<sup>50</sup> 頁 133，注音作 k'ong。

<sup>51</sup> 頁 32。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44	144	202	66	200	280
gaam1	✓	✓	✓	又 <sup>52</sup>	✓	✓
gaam3		又	又	✓		又

「尷尬」的「尷」本作「𨮒」，《廣韻》古咸切，按反切應讀陰平聲 gaam1 音。現在多數人將之讀成陰去聲 gaam3[鑒]，可能是受「尬」字讀陰去聲影響。

### 1.C.9. 殮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lim6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唯一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79	279	346	114	393	565
lim6	✓					
lim5		✓	✓	✓	✓	✓

此字《廣韻》力驗切，據反切音 lim6。用於殮葬、大殮等詞，一般人都會讀 lim5[斂]。《粵庫》所引四部工具書均無日常讀音 lim5，倒是新近字典均已收錄，並且作為唯一讀音。lim5 一讀早見於 Williams 1856<sup>53</sup>，而李春華 1914<sup>54</sup>、李澹愚 1916<sup>55</sup>、趙雅庭 1931<sup>56</sup>、王頌棠 1937<sup>57</sup>及陳瑞祺 1939<sup>58</sup>也有收錄。

<sup>52</sup> 原文作 gaam3，與建議讀音相同，今據《常用字廣州話異讀分類整理》和直音。

<sup>53</sup> 頁 85，注音作<sup>5</sup>lím。

<sup>54</sup> 頁 43。

<sup>55</sup> 頁 32。

<sup>56</sup> 頁 106。

<sup>57</sup> 頁 198，注音作<sup>5</sup>lím。

<sup>58</sup> 頁 5。

### 1.C.10. 擾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jiu5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jiu2	語 <sup>張群顯</sup>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23	223	282	96	205	450
jiu5	✓			又		
jiu2		✓	✓	✓	✓	✓

「擾」字《廣韻》而沼切，《粵庫》的配詞音 jiu5 與反切對應。不過多數人都會將之讀成陰上聲 jiu2[妖]（另一同音字「繞」亦如此），估計是以口語變調為常態，取代原讀。jiu2 一音早見於趙雅庭 1931<sup>59</sup>。

### 1.C.11. 饅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maan4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maan6	周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33	633	787	231	294	1283
maan4	✓	✓		又		
maan6			✓	✓	✓	✓

此字《廣韻》母官切，反切音 mun4[瞞]。《粵庫》的配詞音是傳統字典音 maan4[蠻]，

---

<sup>59</sup> 頁 100。

但「饅頭」相信一般人都會讀 maan6[慢]頭，是較新的讀音，但已見於陳瑞祺 1939<sup>60</sup>。

### 1.D.1. 酵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gaau3	黃李周	3	配詞音	
haau1	周何	2	異讀音	
haau3	黃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576	576	711	213	592	1177
gaau3	✓	✓	✓			✓
haau1	又	又	又	✓	✓	又

酵母、酵素、發酵的「酵」字，《廣韻》古孝切，與之對應的粵音是 gaau3[較]，亦即《粵庫》的配詞音。不過一般人恐怕不會說發[較]、[較]素，而是採用通行讀音 haau1[敲]。此讀可能是受聲符「孝」影響，也可能是像澆、驍、懈等字般，屬見母字的特殊變化（再加上變調）。此字何書以 gaau3 為「本讀」，haau1 為「今讀」，故《粵庫》沒有何書提供的 gaau3 音。haau1 音早見於陳瑞祺 1939<sup>61</sup>。

### 1.D.2. 澡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zou2	黃李何	3	配詞音	
cou3	周語 <sup>范國</sup>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sup>60</sup> 頁 17。

<sup>61</sup> 頁 46。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13	313	387	125	122	633
<b>zou2</b>	✓		✓	又		✓
<b>cou3</b>		✓	又	✓	✓	又

「沖涼」的書面語「洗澡」，其中的「澡」一般讀 cou3[醋]，此讀早見於李春華 1914<sup>62</sup> 及陳瑞祺 1939<sup>63</sup>。但此音不符《廣韻》的子皓切，而《粵庫》的配詞音 zou2[早]則與反切對應。

## 2. 配詞音、異讀音根據數相同

### 2.A.1. 框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b>hong1</b>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b>kwaang1</b>	黃李周何	4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56	256	321	106	375	518
<b>hong1</b>	又	又	又	✓	✓	又
<b>kwaang1</b>	✓	✓	✓	又	又	✓

窗框、框架的「框」《廣韻》「去王切」，與配詞音 hong1[康]對應，也是早期字典的注音。現在一般讀成的 kwaang1 音，雖然在何書列作「口語音」，但其實反而貼近溪母合口字的原始形態<sup>64</sup>。kwaang1 一讀早見於陳瑞祺 1939<sup>65</sup>。

<sup>62</sup> 頁 7。

<sup>63</sup> 頁 52。

<sup>64</sup> 蕭敬偉 2012，頁 196。

<sup>65</sup> 頁 9。

## 2.A.2. 構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gau3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kau3	黃李周何	4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65	265	330	110	371	537
gau3	✓	✓	✓	又		✓
kau3			又	✓	✓	又

「構」（及情況相同的「購」）《廣韻》古侯切，按反切應讀 gau3[究]；《粵庫》的配詞音符合反切。不過，有些字在粵語會出現「不送氣、送氣互變」現象，當中以不送氣轉讀送氣較為常見。聲母 g-轉讀 k-例子有「給、級」（居立切，音 gap1[急]）、「溉、概」（古代切，音 goi3）、「拘」（舉朱切，音 geoi1[居]）；b-轉讀 p-例子有「豹」（北教切，音 baau3[爆]）、「遍」（方見切，音 bin3[變]）；d-聲母轉讀 t-聲母有「禱」（都皓切，音 dou2[倒]）。「構、購」二字習慣上讀音亦讀送氣聲母 k-，即 kau3[扣]。

「構、購」二字轉讀送氣的原因一般相信是受「溝」字轉讀送氣影響。「溝」在《廣韻》是古侯切，按反切應讀 gau1，跟某個粵語粗話讀音完全相同，為了避俗，前人於是將此字轉讀聲母 k-。由於「溝、構、購」三字聲符相同，讀音只有聲調上的分別，於是此二字亦隨「溝」字一併轉讀送氣聲母。

調查的辭書樣本中所記載「溝」的聲母和「構」的情況一致：《中 76》和《中 82》只收 gau1 音<sup>66</sup>，《商務》<sup>67</sup>、《朗文》<sup>68</sup>二音並收，《正音》只收 kau1<sup>69</sup>。早期語料方面，

---

<sup>66</sup> 頁 305。

<sup>67</sup> 頁 379。

<sup>68</sup> 頁 619。

<sup>69</sup> 頁 98。



構讀 kau3 見於趙雅庭 1931<sup>70</sup>和陳瑞祺 1939<sup>71</sup>。

### 2.A.3. 彌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mei4	黃周何	3	配詞音	
nei4	黃周李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69	169	231	76	300	326
mei4	又	又		又		
nei4	✓	✓	✓	✓	✓	✓

「彌」在《廣韻》是武移切，按反切可得出 mei4[微]音。不過此字轉讀 n 聲母淵源甚久，1904 年擔任香港總督的 Sir Matthew Nathan 中文譯名就是「彌敦」。至於工具書，「彌」標讀 n 聲母見於 Williams 1856<sup>72</sup>、李澹愚 1916<sup>73</sup>、陳瑞祺 1939<sup>74</sup>。另外，譚榮光《廣東切音捷訣》(1921)有用「彌」作為 n 聲母字的反切上字<sup>75</sup>。留意 nei4 音在《漢語多功能字庫》增加了「人文電算」一項根據，總根據數變成 4 個，成為此字的配詞音。詳見附錄二。

### 2.A.4. 錨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maau4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sup>70</sup> 頁 52。

<sup>71</sup> 頁 48。

<sup>72</sup> 頁 330，注音作<sub>2</sub>ni。

<sup>73</sup> 頁 21。

<sup>74</sup> 頁 44。

<sup>75</sup> 如第 36 頁有音無字條 nam1 音注音作「彌堪切」。

naau4	黃李周何	4	異讀音	
-------	------	---	-----	--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592	592	729	217	510	1201
maau4	✓	✓		又	✓	
naau4	又	又	✓	✓	又	✓

錨字《五音集韻》武瀟切、《玉篇》眉遼切，按反切均應作 miu4[苗]音。《粵庫》的配詞音和競爭異讀音都不合反切，而 maau4[矛]音較能與中古明母對應。不過，現實中「拋錨」、「起錨」等說法一般都讀 naau4[撓]。中古明母在粵音變讀 n- 的尚有彌、瀰等字。naau4 音早見於李澹愚 1916<sup>76</sup>、趙雅庭 1931<sup>77</sup>、王頌棠 1937<sup>78</sup>及陳瑞祺 1939<sup>79</sup>。譚榮光《廣東切音捷訣》(1921)對「錨」的注音也是 naau4<sup>80</sup>。

#### 2.A.5. 闌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cin2	黃周何	3	配詞音	
zin2	黃李何	3	異讀音	
sin6	周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05	605	744	221	145	1222
cin2	又	又	又	又		又
zin2	✓	✓	✓	✓	✓	✓

<sup>76</sup> 頁 66，釋義云「又讀闌下平」。

<sup>77</sup> 頁 11。

<sup>78</sup> 頁 454。

<sup>79</sup> 頁 46，注音作<sub>5</sub>naú。

<sup>80</sup> 頁 20。

sin6				又	又	
------	--	--	--	---	---	--

闡述、闡釋的「闡」按反切「昌善切」應讀送氣 cin2[淺]音，今一般讀不送氣作 zin2[展]，sin6[善]音則較晚出。zin2 音早見於李澹愚 1916<sup>81</sup>、趙雅庭 1931<sup>82</sup>、王頌棠 1937<sup>83</sup>、陳瑞祺 1939<sup>84</sup>。

### 2.B.1. 蠕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jyun5	黃何	2	配詞音	
jyu4	李周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503	503	615	188	563	1004
jyun5						
jyu4	✓	✓	✓	✓	✓	✓

蠕蟲、蠕動的「蠕」古作「𧈧」，釋作「動也」或「蟲動也」。「𧈧」《廣韻》作「而充切」，《粵庫》配詞音 jyun5[軟]合於「𧈧」字反切。此字現代一般讀 jyu4[如]，這個讀音早見於李澹愚 1916<sup>85</sup>、王頌棠 1937<sup>86</sup>、陳瑞祺 1939<sup>87</sup>。《集韻》「蠕」字有收「汝朱切」，即 jyu4 音，同樣解作「蟲動貌」。

<sup>81</sup> 頁 67。

<sup>82</sup> 頁 112。

<sup>83</sup> 頁 464，注音作<sup>c</sup>chin。

<sup>84</sup> 頁 18。

<sup>85</sup> 頁 56。

<sup>86</sup> 頁 377。此字有兩義，音<sup>s</sup>ün 者解作「同輓，動」和「蠕蠕，古國名」。讀音<sup>ü</sup>解作「蠕行。蜿蜒。蠕動。委蛇蟲行貌。微動」。

<sup>87</sup> 頁 58。

### 2.C.1. 扮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baan3	黃何	2	配詞音	
baan6	李周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96	196	260	87	206	395
baan3	✓	✓	⊖	✓		⊖
baan6	又	又	⊖	✓	✓	⊖

留意《商務》和《朗文》將兩個讀音視為破讀。《商務》首先列出 baan3 音，《朗文》則首先列出 baan6 音。

商務	朗文
⊖ baan3：裝扮；打扮。 ⊖ baan6：化裝。如：扮演。	⊖ baan6：裝成：假扮。扮鬼臉。例 詞：扮相，扮演。 ⊖ baan3：化裝，裝飾：裝扮。打 扮。

「扮」《廣韻》脯幻切，屬幫母字，按反應讀陰去聲，故 baan3 音符合反切。今習讀陽去聲 baan6[辦]不合於反切，但見於早期字書如 Williams 1856<sup>88</sup>、李春華 1914<sup>89</sup>、趙雅庭 1931<sup>90</sup>。至於《商務》和《朗文》所做的讀音區分並無古書為據，可能是參考傳統社會讀音的結果，反映的是讀音演變的「中途站」。孔仲南《廣東俗語考》(1933，據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2 年影印本)釋動作（下）「扮」字條：「扮讀若辦。又班去聲。裝扮、打扮俱讀班去聲；扮鬼、扮色女、扮花旦俱讀辦。」釋義與《商務》《朗文》相合。

---

<sup>88</sup> 頁 356，注音作 pán<sup>3</sup>。

<sup>89</sup> 頁 27。

<sup>90</sup> 頁 17。

### 2.C.2. 捉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zuk3	黃李周	3	配詞音	
zuk1	李何語 <sup>范國</sup>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07	207	269	90	215	412
zuk3	✓	✓			又	
zuk1	又	又	✓	✓	✓	✓

一般而言，中古的清音入聲字，在粵語韻腹是短元音的字會派到陰入聲，長元音字則派到中入聲。「捉」在《廣韻》是側角切，清音覺韻字，此韻在粵音主要讀作-ok，如覺、樸、朔、學等。-ok 中的-o屬長元音，所以對應《廣韻》側角切的粵音應該是 zok3[作]。不過此韻有一些字（如鋤、齷）今讀-uk，而「捉」的實際讀音也是 zuk1[足]。-u屬短元音，所以 zuk1 較符合粵音聲調分派規律，早期字典收錄的 zuk3 音反而不甚契合。「捉」讀 zuk1 見於李澹愚 1916<sup>91</sup>；王頌棠 1937<sup>92</sup>「捉」字條下注「俗亦讀如足」。

### 2.C.3. 娶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ceoi3	黃李周何	4	配詞音	
ceoi2	黃李周何	4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26	126	178	241	308	245

---

<sup>91</sup> 頁 25。

<sup>92</sup> 頁 45。

ceoi3				又	文	
ceoi2	✓	✓	✓	✓	白	✓
cou2					又	

娶字《廣韻》七句切，按反切讀去聲 ceoi3[趣]音，亦即《粵庫》的配詞音。讀成 ceoi2[取]可能是口語變調，但此讀也見於《集韻》此主切。日常以 ceoi2 音為常，一般聽到都是「『取』老婆」或「『cou2[草]』老婆」，而 ceoi3 則不多見。娶讀 ceoi2 見於趙雅庭 1931<sup>93</sup>及陳瑞祺 1939<sup>94</sup>，而 Williams 1856 和 Eitel 1877 已將 cou2 音寫在解說中<sup>95</sup>。

#### 2.C.4. 餛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tan4	黃李	2	配詞音	
tan1	李周	2	異讀音	
tyun4	何	1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30	630	783	230	290	1277
tan4					文	
tan1	✓	✓	✓	✓	白	✓

「餛」現在一般不會獨用，通常都是見於「餛飩」一詞。「餛飩」或作「雲吞」，一如另寫，此字一般讀作 wan4 tan1 而非 wan4 tan4。tan1[吞]一讀見於 Williams 1856<sup>96</sup>、

<sup>93</sup> 頁 88。

<sup>94</sup> 頁 54。

<sup>95</sup> Williams 1856 頁 596 此條提供例句讀音“ts'ǚ .san ˈfú or ts'ǚ .sam ˈp'ò”，意思是“somebody marrying”（原文如此）。此書不提供讀音的中文原文，不過 Eitel 1877 頁 827 有相同例句，並提供讀音原文「娶新婦」。

<sup>96</sup> 頁 502，注音作 t'an。

李澹愚 1916<sup>97</sup>、陳瑞祺 1939<sup>98</sup>。

### 2.C.5. 滂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pong1	黃周何	3	配詞音	
pong4	黃李周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06	306	380	123	115	618
pong1						
pong4	✓	✓	✓	✓	✓	✓

根據《廣韻》，「滂」（普郎切）、「妨」（敷方切）和「詮」（此緣切）三字均應讀陰平聲，而今習讀陽平。何書對妨、詮二字比較寬容，接納以 fong4[防]、cyun4[存]為今讀，但堅持不接受「滂」讀陽平聲 pong4[旁]。這可能是因為「滂」是三十六字母之一，作為一系列清音字（陰聲調）的代表，有其特殊意義。但 Williams 1856<sup>99</sup>、李春華 1914<sup>100</sup>、王頌棠 1937<sup>101</sup>、陳瑞祺 1939<sup>102</sup> 早有收錄 pong4 音。

### 2.C.6. 瘀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jyu1	黃周何	3	配詞音	
jyu2	李周語 <small>張群顯</small>	3	異讀音	

<sup>97</sup> 頁 69。

<sup>98</sup> 頁 22。

<sup>99</sup> 頁 393，注音作<sub>ɛ</sub>p'ong。

<sup>100</sup> 頁 5。

<sup>101</sup> 頁 219，注音作<sub>ɛ</sub>p'ong。

<sup>102</sup> 頁 33。

jyu3	黃何	3	異讀音	
------	----	---	-----	--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59	359	444	141	109	728
jyu1	✓			又		
jyu2		✓	✓	✓	✓	✓

「瘀」《廣韻》依倨切，音 jyu3；又《集韻》衣虛切，音 jyu1[於]。但一般以口語變調 jyu2 為常。「瘀血」、「隻手撞瘀咗」恐怕很少人會講「[於]血」「隻手撞[於]咗」。jyu2 一讀並見於李澹愚 1916<sup>103</sup>、趙雅庭 1931<sup>104</sup>、陳瑞祺 1939<sup>105</sup> 等早期語料。

### 2.C.7. 跨（～越）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kwa3	黃李何	3	配詞音	詞例有「跨度、跨過、跨越」
kwa1	周何語 <small>張群顯</small>	3	配詞音	解作「坐」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546	546	672	203	598	1106
kwa3	✓	✓	✓	又		又
kwa1			又	✓	✓	✓

「跨」《廣韻》有苦瓜、苦瓦、苦故、苦化四個讀音。苦瓜切即 kwa1 音，解釋是「吳人云坐」；苦化切即 kwa3 音，解釋是「越也」。何文匯《粵音正讀字彙》正是作此區分<sup>106</sup>，《粵庫》同樣將此字視為破音字，解釋與何書同。這就是「跨」字沒有在上一章

<sup>103</sup> 頁 41。

<sup>104</sup> 頁 126。

<sup>105</sup> 頁 58。

<sup>106</sup> 頁 6。



出現的原因。不過，現在將此字作「越也」（如跨過、跨越、跨部門會議）用時一般也會讀 kwaa1。雖然《粵庫》在「解作坐」的 kwaa3 音列出周、何、張三個根據，但周書其實沒有作此區分，也相信並非張群顯提供此一「獨特取音」的原意。李春華 1914 有收 kwaa1 音<sup>107</sup>，但此書不設釋義，未能確定收入此音之原委。

一如之前所述，《粵庫》中「根據」欄純為指出所列來源有提供該讀音，與詞例無涉。茲再舉一例：「間」字，網站有 gaan1[奸]、gaan3[澗]、haan4[閒]三讀，當中 gaan1[奸]音有黃、周、李、何四個根據，而網站為 gaan1[奸]音配上「時間」詞例。使用者或會以為「時間」一詞讀「時奸」是四書的共同立場，事實上四書中只有何書將「時間」標讀「時奸」，黃、周、李三書均無此表示。

## 2.C.8. 滴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dik1	黃周何	3	配詞音	
dik6	李周何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08	308	382	124	118	624
dik1	✓			又		
dik6		✓	✓	✓	✓	✓

「滴」字《廣韻》都歷切，按反切可得出粵音 dik1[的]，即《粵庫》配詞音。但一般人都將此字讀成陽入聲 dik6[敵]，多數字詞典亦以此讀為首選。dik6 音尚可見於李春華 1914<sup>108</sup>、李澹愚 1916<sup>109</sup> 及陳瑞祺 1939<sup>110</sup>。按此字在「血滴子」（一種傳說中的武器）、「滴水」（鬢角）仍會讀成血[的]子、[的]水。

<sup>107</sup> 頁 25。

<sup>108</sup> 頁 34。

<sup>109</sup> 頁 36。

<sup>110</sup> 頁 11。

### 2.C.9. 演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jin5	黃周何	3	配詞音	
jin2	李何語 <sup>張群顯</sup>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10	310	384	123	118	623
jin5	✓	✓		又		
jin2	又	又	✓	✓	✓	✓

「演」字《粵庫》的配詞音 jin5 合於《廣韻》以淺切，今通讀陰上聲 jin2。jin2 音亦見於 Williams 1856<sup>111</sup>、李春華 1914<sup>112</sup>、趙雅庭 1931<sup>113</sup>、王頌棠 1937<sup>114</sup>。

### 2.C.10. 睽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kwai1	黃何	2	配詞音	
kwai4	李周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373	373	461	146	488	758
kwai1						

<sup>111</sup> 頁 112，注音作<sup>c</sup>in。

<sup>112</sup> 頁 42。

<sup>113</sup> 頁 108。

<sup>114</sup> 頁 221，注音<sup>c</sup>in。

kwai4	✓	✓	✓ <sup>115</sup>	✓	✓	✓
-------	---	---	------------------	---	---	---

「睽」用於眾目睽睽、睽違等詞，一般讀 kwai4[葵]。此字《廣韻》苦圭切，和滂字類似，在粵語是陰平變陽平。《粵庫》選為配詞音的 kwai1[窺]合於《廣韻》反切。早期字書取音不一，明確標出 kwai4 音的有馮思禹 1955<sup>116</sup>。

### 2.C.11. 璫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ceoi2	黃周何	2	配詞音	
ceoi1	黃李周	2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中學	正音	朗文
	346	346	427	493	363	701
ceoi2			又			又
ceoi1	✓	✓	✓	✓	✓	✓

「璫」《廣韻》七罪切，上聲字，按反切粵讀作 ceoi2[取]，而今讀陰平 ceoi1[吹]。變讀來源已久，ceoi1 音見於李春華 1914<sup>117</sup>、王頌棠 1937<sup>118</sup>、陳瑞祺 1939<sup>119</sup>。

### 2.C.12. 懵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mung5	黃何	2	配詞音	詞例：懵懂
mung2	李周	2	異讀音	mung5 的異讀

<sup>115</sup> 原書注音“kw i4”，w 與 i 之間漏空，據直音「葵」判斷應是“kwɛi4”。

<sup>116</sup> 頁 325。

<sup>117</sup> 頁 57。

<sup>118</sup> 頁 251，注音 ts'ui。

<sup>119</sup> 頁 54。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190	190	254	84	132	378
<b>munɡ5</b>	✓	✓	✓	又		
<b>munɡ2</b>	又	又	又	✓	✓	✓
<b>munɡ4</b>			*			又

按此字在《粵庫》和《商務》同樣有收 munɡ4 音，卻並非如《朗文》般視作 munɡ2 的又讀。此字在《粵庫》屬破音字，munɡ4 是另一個配詞音，解作「懵然，懵憤」。而「懵」在《商務》亦有兩義，首義音 munɡ4，解作「無知的意思」，至於標讀 munɡ5、又音 munɡ2 的是第二義，例詞是「懵懂」。為免模糊焦點，《朗文》之外，《粵庫》和《商務》的 munɡ4 音不予列出（《商務》以\*號標記）。至於「懵」字這兩個義項是否應該當作破讀不在本文研究範圍。

「懵」字《廣韻》莫孔切，據反切可得出 munɡ5 音。讀成 munɡ2 相信是口語變調所致，因為此字在中古屬濁聲，粵音本不應讀成陰聲調。不過口語變調讀音取代本讀的情況也不罕見，而此字讀 munɡ2 見於李春華 1914<sup>120</sup>、趙雅庭 1931<sup>121</sup>、王頌棠 1937<sup>122</sup>、陳瑞祺 1939<sup>123</sup>。

### 2.E.1. 𢮑

《粵庫》的審音結果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b>tau4</b>	黃周何	3	配詞音	
<b>sik1</b>	黃李周	3	異讀音	

此字在各辭書的注音如下：

<sup>120</sup> 頁 1。

<sup>121</sup> 頁 120。

<sup>122</sup> 頁 135，此書字頭作「𢮑」，首義（解作「不明」、「悶」）音<sup>ㄌ</sup>munɡ、第二義（愚蠢、愚鈍、笨拙、無知）音<sup>ㄘ</sup>munɡ。雖然僅首義有寫「通作懵」，但第二義顯然亦與今日之「懵」相通。

<sup>123</sup> 頁 13。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642	642	799	233	630	1297
<b>tau4</b>	✓	✓	✓	又	✓	✓
<b>sik1</b>	又	又	又	✓	又	又

「骰」讀成 tau4[投]合於《廣韻》度侯切。日常讀的 sik1[色]音應是「張冠李戴」的結果：「骰子」亦作「色子」，由於口語上習慣講「色子」但書面上習慣寫「骰子」，漸漸演變成紙上寫「骰子」口中仍然讀作「色子」，久假不歸，「骰」便從此讀為 sik1。這種情況合於張雙慶 1992 所述將「熨斗」讀成「燙斗」的「訓讀」類別。類似例子還有上文提到的「毬」字。「骰」讀 sik1 音最早見於 Eitel 1877<sup>124</sup>，在馮思禹 1962 作為語音收錄<sup>125</sup>。

## 分析

以下兩表，總結了上兩節的字音，其「配詞音」與「異讀音（實際讀音）」在市售字典的距離。表中各欄意思如下：

欄	說明
讀音	先列配詞音，再列異讀（習讀）音，以「配詞音:異讀音」形式表示
粵庫比數	《粵庫》中「配詞音」和「習讀音」（異讀音）之比
影響力根據	在「配詞音根據數大於異讀音」的情況代表的是「配詞音根據」減去「異讀音根據」；在「配詞音根據數等於異讀音」的情況則會進一步參考各根據的讀音是否有地位高低標記之分（該等根據以括號表示）
反切對應	P：配詞音符合反切對應；B：兩讀均符合反切
調查比數	在前面調查的工具書中，「配詞音」和「習讀音」之比。劃底線者表示習讀音仍佔較低比重，或兩讀比數相同
習讀初見	本章所參考的早期語料中，最早收錄此讀的年份
論文	有提到該字的傳統字典讀音與實際讀音差異問題的學術文章

以下是「配詞音根據數大於異讀音」各字的統計：

<sup>124</sup> 頁 618，注音作 shik。

<sup>125</sup> 頁 67。

	讀音	粵庫 比數	影響力 根據	反切 對應	調查 比數	習讀 初見	論文
<b>1.A 聲母不同</b>							
剖	pau2:fau2	3:2	黃李	P	4:6	1939	張勵妍 1982
桌	zoek3:coek3	4:2	黃李周	P	5:6	1855	張勵妍 1982
澆	giu1:hiu1	4:2	黃李何	P	<u>4:3</u>	1916	施仲謀 2013
蝙	bin1:pin1	4:1	黃李周何	P	<u>5:4</u>	1939	
<b>1.B 韻母不同</b>							
驟	zau6:zaau6	4:2	黃周	P	2:6	1914	張勵妍 1982
<b>1.C 聲調不同</b>							
卵	leon5:leon2	4:1	黃李周何	P	3:4	1916	
芒	mong4:mong1	4:0	黃李周何	P	2:4	1941	
協	hip6:hip3	3:2	黃李何	P	3:4	1856	張勵妍 1982
拷	haau2:haau1	4:1	黃李周何	P	<u>6:2</u>	1931	施仲謀 2013
洽	hap6:hap1	4:3	黃何	P	1:5	1939	
鍵	gin3:jin2	4:1	黃周何	P	4:6	1974	
慷	hong1:hong2	2:1	黃李周	B	5:6	1939	張勵妍 1982
尷	gaam1:gaam3	4:0	黃李周何	P	<u>6:4</u>	-	單周堯 1980
殮	lim6:lim5	4:0	黃李周何	P	1:5	1856	
擾	jiu5:jiu2	4:1	黃李周何	P	2:5	1931	張勵妍 1982
饅	maan4:maan6	4:1	黃李何	P	3:4	1939	張勵妍 1982
<b>1.D 聲母、聲調不同</b>							
酵	gaau3:haau1	3:2	黃李	P	4:6	1939	張勵妍 1982
澡	zou2:cou3	3:2	黃李何	P	4:5	1914	單周堯 1980

然後是「配詞音根據數等於異讀音」各字的統計：

字	配詞音:異(習)讀音	粵庫 比數	影響力 根據	反切 對應	調查 比數	習讀 初見	論文
<b>2.A 聲母不同</b>							
框	hong1:kwaang1	4:4	(何)	B	<u>6:6</u>	1939	
構	gau3:kau3	4:4	(黃周?李何)	P	<u>5:4</u>	1931	張群顯 2008

彌	mei4:nei4	3:3	何(黃周)	P	3:6	1856	
錨	maau4:naau4	4:4	(周)	P	4:6	1916	
闡	cin2:zin2	3:3	周(何)	P	5:6	1916	
<b>2.B 韻母不同</b>							
蠕	jyun5:jyu4	2:2	黃何	B	0:6	1916	
<b>2.C 聲調不同</b>							
扮	baan3:baan6	2:2	黃何	P	5:6	1856	
捉	zuk3:zuk1	3:3	黃周(李)	B	3:6	1916	
娶	ceoi3:ceoi2	4:4	(黃周李)	B	2:6	1931	
鮑	tan4:tan1	2:2	黃(李)	P	1:6	1856	
滂	pong1:pong4	3:3	何(黃周)	P	0:6	1856	
療	jyu1:jyu2	3:3	黃何(周?)	P	2:5	1916	
跨	kwaa3:kwaa1	3:3	-	P	<u>5:4</u>	-	蕭敬偉 2009
滴	dik1:dik6	3:3	黃(何周)	P	2:5	1914	張勵妍 1982
演	jin5:jin2	3:3	黃周(何)	P	3:6	1856	張勵妍 1982
睽	kwai1:kwai4	2:2	黃何	P	0:6	1955	
璫	ceoi2:ceoi1	2:2	何(X 周)	P	2:6	1914	
懵	mung5:mung2	2:2	黃何	P	4:6	1914	
<b>2.E 聲母、韻母、聲調不同</b>							
骰	tau4:sik1	3:3	何(黃周)	P	<u>6:6</u>	1877	

從以上兩表可以看到，《粵庫》所提供的「配詞音」跟現實中的讀音固然有不少距離，跟市面字詞典所注讀音的差異也頗為明顯。35 個字例之中，只有「澆、蠅、拷、跨、構、檻」六字在工具書樣本仍以配詞音佔優；「框、骰」則二讀分庭抗禮。但字詞典對「檻」字的注音不符現實的問題，單周堯 1980 早有提出。又據施仲謀 2013 的調查，「澆」字在 1986 年有 76.5%受訪者讀 hiu1[囂]，讀 giu1[驕]的只有 23.5%<sup>126</sup>；「拷」在 1986 年有 96%讀 haau1[烤]，讀 haau2[考]的僅 2%<sup>127</sup>。又例如「饅」字在《粵庫》以 maan4[蠻]為配詞音，惟 1990 年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已在前言中用此字做例說明「字典音」與「香港通行讀音」有距離、令人無所適從。

<sup>126</sup> 頁 10，編號 25。

<sup>127</sup> 頁 7，編號 13。

學者舉出這些字例，無非是希望字書編者能在常用字的注音上多照顧現實情況。正如單周堯 1980 說：「語音是不斷演變的，古今字音不盡相同，也不必相同，我們似乎不必放棄已經約定俗成的語音來遷就古代的反切。如果字典中的讀音只照顧古代的反切而不顧實際的讀音，那麼，它們的注音價值便不免大打折扣了。」施仲謀 2013 亦指出：「字典辭書應該盡量如實記錄字的讀音，俾語言學習者有所依循，如果兩者（按：指常用音與字典音）差距那麼大，不是令人無所適從嗎？」

由於字典一般不會輕易放棄傳統讀音，在字書「兼收並蓄」加上《粵庫》「多者為勝」的審音原則之下，《粵庫》中獲選為「配詞音」的讀音是一個現實中不再通行的讀音的可能性不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粵庫》選用的語料中，編者為了照顧語言現實而收入通行讀音（如周書的「洽」讀 hap1、李書的「𨮒」讀 jin2、何書的「𨮒」讀 haau1 等）、使之更具實用價值的原意，在《粵庫》也很有可能因為其審音原則而遭抵銷。結果就是，**整體而言《粵庫》的讀音取向很可能比任何一本其所引用的語料還要保守。**

從各早期字典的收音可證，造成《粵庫》不少「異讀音」是實際流通讀音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粵庫》網站開通（2003 年）至今這十多二十年間字音發生巨變、新興讀音大行其道取代原來的「配詞音」所造成，而是至少在網站開通的二十多年前，很多字的流通讀音早已不讀如「配詞音」。事實上，在七十年代，《中華新字典》初版時就因為沿襲了很多《粵音韻彙》的注音而受到一些批評<sup>128</sup>，而這本字典數年後出版的修訂本就增收了不少約定俗成的民間讀音，當中有些甚至取代了本來的韻書音，成為唯一讀音。這個情況從本章所調查的部份字音也可以看到：

	中華 76	中華 82
洽	hap6	hap1
𨮒	gaam1	gaam1, gaam3(又)
殮	lim6	lim5
擾	jiu5	jiu2
澡	zou2	cou3
滴	dik1	dik6

可惜的是，這些變化在《粵庫》中不僅完全無法反映出來，甚至一些本來見於《粵

---

<sup>128</sup> 例如單周堯 1980。



音韻彙》而《中華新字典》初版時已經不取的字音（如滂讀 pong1、蠕讀 jyun5），在相距近三十年後推出的《粵庫》仍然屬於「配詞音」。由此審視《粵庫》的配詞音跟現實讀音的距離，就很難不令人對之感到憂慮其對大眾的影響了。

## 五、對社會的影響

前面說明了《粵庫》中的「配詞音」與現實讀音的差異。不過，一個相對保守、跟現實有距離的「配詞音」未必一定有問題，因為網站凡例頁早已聲明所謂「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即配詞音）是一個統計概念，而非價值評判。如果在使用這個網站之前，使用者對讀音問題有一定認識，有仔細閱讀凡例，知道所謂的「配詞音」其實只是在有限的根據中選擇一個較多學者認同的讀音，並不代表配詞音比異讀音更「好」、更「正確」，應能在字音取捨上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遺憾的是，現實中的確有人將《粵庫》的審音結果視為判斷讀音對錯的標準。網絡上就不時有人用某個讀音在《粵庫》中是否異讀音來作為讀音對錯的根據，例如有人說《粵庫》的「異讀音係 D 人集體讀錯下無奈承認」（異讀音是人們集體讀錯下無奈承認的讀音）<sup>129</sup>，又有人說「異讀字代表錯讀的發音」<sup>130</sup>。事實是「異讀音」既有不合反切的讀音，也有口語讀音和合於反切的讀音，將之一概視為「集體錯讀」音，絕不妥當。所謂「異讀字代表錯讀」更是無稽之談。一般人誤解事小，如果這種誤解，發生在對社會讀音有影響力的人——例如傳媒工作者，再由這些人帶頭排斥「異讀音」而提倡「配詞音」，就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混亂。

《香港經濟日報》旗下的 TOPick 新聞網站 2015 年 12 月 11 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粵語讀音大挑戰 追「溯」讀索還是素？〉的文章<sup>131</sup>，當中列出一些由無綫電視報幕員羅榮焜（羅山）提供、大眾經常讀錯的讀音。作者並引用《粵庫》向讀者講解正確讀音為何。例如「糾」字，文中指《粵庫》有指出「dau2（斗）為異讀字」，所以「若用在糾

---

<sup>129</sup> <https://forum.hkgolden.com/thread/4015560/page/1>，最後檢查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sup>130</sup> <https://twed2k.org/viewthread.php?tid=207988>，最後檢查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sup>131</sup>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068110/%E7%B2%B5%E8%AA%9E%E8%AE%80%E9%9F%B3%E5%A4%A7%E6%8C%91%E6%88%B0%20%20%20%E8%BF%BD%E3%80%8C%E6%BA%AF%E3%80%8D%E8%AE%80%E7%B4%A2%E9%82%84%E6%98%AF%E7%B4%A0%E7%BC%9F>，最後檢查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

纏，應讀作『九』纏」；又在「墅」字條下指「別墅一字，我們常讀作別『睡』，但 sei5（睡）（按：此處 sei5 應為 sei6 之誤）為異讀字，以別墅而言，應讀作 sei5（緒）」。

文章作者顯然是誤解了《粵庫》中「配詞音」的意思，將「配詞音」當作「讀相關詞語時應該使用的正確讀音」，繼而想當然地將「異讀字」視為錯讀（或比較差、不夠正確的讀音），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粵庫》在配詞音旁提供詞例，根本不是指該詞語不應該採用異讀音的讀法。而拿「墅」字做例，讀 sei5[緒]或 sei6[睡]其實都有歷史根據、均符合《廣韻》的「承與切」。雖然「承與切」本讀上聲 sei5，但是讀 sei6 音只是「濁上變去」的結果。

過了一年多，同一個網站在 2017 年 1 月 23 日又刊登一篇〈廣東話讀音大挑戰 中文字你讀錯幾多年？〉<sup>132</sup>去「拆解」一些大眾「經常讀錯的中文字」，當中作者指「埃」在「埃及」不能讀成 aai1，因為《粵庫》中「埃及」一詞列在 oi1 音欄、「渲染」的「渲」不能讀 hyun1、「構」的正確發音是 gau3[夠]而不是很多人唸成的 kau3[扣]，原因居然是《粵庫》中這些讀音是「異讀」。先不論文中述及關於讀音的是非和爭議，問題是《粵庫》中的「異讀」根本不是等於「錯讀」，該網站編輯或記者卻以此標準寫了兩篇「粵語讀音大挑戰」去教授「正音」，以「讀音大挑戰」的名目吸引讀者在社交媒體轉載。讀者不知就裏，接收了這種「異讀即錯讀」的錯誤思想，之後使用《粵庫》查詢字音時，就很可能會曲解當中「配詞音」的意思。

而在第一篇文章中提供「大眾日常錯讀字音」的羅山是無綫電視的資深報幕員，他曾在出席講座和接受訪問時經常強調使用「正確讀音」的重要性。2016 年 8 月 6 日，我偶然聽到無綫電視翡翠台《我們的奧林匹克》電視節目廣告，當中一句「汗水與淚水，交織出段段不朽傳奇」，負責旁白的羅山將「朽」字讀成 jau2[柚]音而不是一般人用的 nau2[扭]或 nau5 音。奇怪的是，他在 2007 年樹仁大學主講的〈正確發音與改善懶音〉講座中所用講義，卻有提醒讀者「朽」字的起音是 N<sup>133</sup>，顯示他現在讀成 jau2，很有可能不是他本來一直使用的讀音。個人懷疑，他有此一改，很可能是他在《粵庫》查證字

---

<sup>132</sup>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62120/%E5%BB%A3%E6%9D%B1%E8%A9%B1%E8%AE%80%E9%9F%B3%E5%A4%A7%E6%8C%91%E6%88%B0%E3%80%80%E4%B8%AD%E6%96%87%E5%AD%97%E4%BD%A0%E8%AE%80%E9%8C%AF%E5%B9%BE%E5%A4%9A%E5%B9%B4%EF%BC%9F>，最後檢查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sup>133</sup> 講義第 13 頁。

音後的結果。因為《粵庫》正是將 nau2 視為 jau2 的「異讀」：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編按
jau2	黃李周	3	配詞音	
nau2	黃李周	3	異讀音	網頁註：「口語讀音」
nau5	何	1	異讀音	

不過，市售工具書接受 nau2 音的卻佔了大多數：

	中 76	中 82	商務	常用	正音	朗文
	247	247	313	104	366	504
jau2	✓					
nau2	又	✓	✓	✓	✓	✓

此字再一次說明了網頁的「配詞音」和市售字典以及大眾實際讀音的距離，尤其是在網站開通的 21 年前，《中華新字典》的 1982 年再版版本已經捨棄了前一版的 jau2 音。另外，「朽」讀 n 聲母雖然不合於《廣韻》的「許久切」，但黃玉雄 2016 認為此讀也有歷史根據，而「朽」讀 n 聲母（及類近聲母）是不少地區的共同特徵，不限於香港。

由於 nau2 音見諸絕大多數字詞典，我懷疑羅先生是因為看到《粵庫》將 jau2 列為「配詞音」、nau2 視為「異讀」，繼而望文生義將「配詞音」視為「正音」，故有此一改。但其實這個字音改比不改的問題更大：他這樣做，不但有違於大眾熟悉字音，實際上更是將一個較少字詞典承認的讀音，取代一個多數字詞典承認的讀音。

## 六、結語

本文是對於《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所收字音和審音方針的一些探索。雖然《漢語多功能字庫》的收字、取音跟《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並不全同，不過從附錄二的比較可見，兩者的差異並不影響本文重點。因此，本文對《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的評語，同樣適用於《漢語多功能字庫》。

有關本文還有一點必須指出：本文研究範圍側重於《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的審音取態和與日常生活實際讀音、坊間字詞典注音的差距，所以將《粵庫》讀音當成一手資料處理，並未一一細究網站所引用的資料是否準確。網站編者對於字音的解釋是否恰當亦不屬本文討論範圍。在此舉出兩個我在使用時發現到的《粵庫》注音失誤：

一、《粵庫》將黃錫凌《粵音韻彙》書中所有注音為 cyu4 的單字誤標作 cyu1。例如網站指「廚」字《粵音韻彙》的注音為 cyu1 和 ceoi4，當中 cyu1 音不確<sup>134</sup>。這個錯誤在《黃錫凌〈粵音韻彙〉電子版》網頁已經出現，網站將整條讀作 cyu4 音的字（包括儲、蹠、櫛等字）都誤標作 cyu1，到了《漢語多功能字庫》仍未修正。結果「廚」在《粵庫》的讀音變成 ceoi4:cyu4:cyu1，根據數比例是 4:3:1，ceoi4 理所當然地成為配詞音。假如沒有這個錯誤，「廚」在網站的讀音比數就會變成 4:4，成為本文「無差別來源」的「競爭讀音」。

二、「泡」字《粵庫》給出的 pou5 音，其中一個根據是「何(p.88)」<sup>135</sup>。但何文匯《粵音正讀字彙》將字音按韻編次，第 88 頁的韻目是-am，不可能出現 pou5 音。-ou 韻實際上位於該書第 234-249 頁，而第 245 頁 pou5 音欄也只有「抱」字，沒有收錄「泡」。換言之，《粵庫》中 pou5 音的「何」書根據應該刪除（按何書為「泡」字提供 paau1、paau3、paau4 三音，均見於頁 24-25）。

使用者對於網頁的讀音有疑問，最好還是應該參考原書。還是那一句：無論是書本還是網站，偶有疏失在所難免，只要使用得宜，問題應該不大。

最後，謹以本人對兩個字庫網站的製作者和一般使用者的期望，總結本文。

### 1. 對《粵庫》編者的期望

《粵庫》為大眾在日常生活查詢字音提供了一個簡單、快捷、方便的途徑，惟礙於其賴以審音的語料的出版年期和審音原則，很多獲選為「配詞音」的字音與日常生活有距離。而且，「語言是發展的，某些讀音在某一時期能起交際作用，並不表示它永遠能起交際作用」（張勵妍 1982）。一般來說，字典辭書注音更新版次時，通常會增收已經俗通流行的日常實際語音。《粵庫》所採語料中，《粵音正讀字彙》經 2001、2012、2016 年修訂再版，而作為「香港語言學學會諸君建議認可的口語讀音」源頭的《粵語拼音字表》也曾在 2002 年修訂，特殊取音有所增加。《粵庫》是電子網站，理應比紙本印刷品更容易進行更新、修訂，但 2003 年推出的《粵庫》，其讀音資料至今幾乎未有再作更新<sup>136</sup>。所以即使單論讀音，《粵庫》目前仍然無法取代會隨時而增收實際讀音的印刷版本粵音

---

<sup>134</sup>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BCp>

<sup>135</sup>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AAw>

<sup>136</sup> 《漢語多功能字庫》有修訂「人文電算」的字音，但絕大多數不屬常用字。

工具書。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中的「審音」是指「找出有最充份根據（即所選語料中最多音韻學家認同）的讀音」，而網頁也有強調「有最充份根據的讀音」是一個「統計概念」而非「價值評判」。依此理解，一個讀音是「配詞音」還是「異讀音」，純粹是「操作」上的問題，卻不表示兩個讀音有「高低」之分。但事實上，有不少人卻將「配詞音」視為「正音」，甚至為「異讀音」冠上「錯讀」、「集體錯讀」一類莫名其妙的罪名。這固然不是《粵庫》的責任，但是我仍然期望《粵庫》開發者能了解到其服務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從而考慮對現在的「配詞音」、「異讀音」有一個較清晰、不會招致誤會的說法，提醒用家不必視網站的「異讀音」為洪水猛獸。例如，假設社會大眾的誤會起因是緣於對「異讀字」這個較學術的字眼不太熟悉（紙本字詞典一般不會用「異讀」這個稱呼），那麼將「異讀字」改稱為大眾較常見的「又讀」「另讀」之類會不會較好呢？起碼相信不會有人說「又讀代表錯讀」，就算有人這麼說，聽者也較容易察覺到這個說法有問題。當然這只是個人粗淺之見，實際應當如何，留待識者研究。另外，《粵庫》中根據數目多寡所選擇的「配詞音」對使用者所產生的「隱性推薦暗示作用」也是一個問題。最後，我也希望網站編輯能清楚交代兩個讀音有相同數量的根據時，他們是如何挑選一個作為「配詞音」。

修訂註：本文初稿在 2018 年 5 月發表，其時《漢語多功能字庫》首頁有一句「本網頁參考了上述各家的意見，然後為資料庫中所有漢字之讀音作出建議，此之謂『審音』」。於是我曾在本節表達了對「作出建議」四字的疑問，指出「作出建議」與《粵庫》指配詞音是「統計概念而非價值評判」的描述性立場相左，以及對網站欲將「配詞音」變成「建議讀音」的憂慮。修訂期間覆核各來源資料，發現原有的「作出建議」宣稱已經從《漢語多功能字庫》網站刪去，故須將此段改寫。根據 InternetArchive 網站記載，「作出建議」一句在 2018 年 7 月 4 日仍然存在<sup>137</sup>，最遲於同月 13 日所錄版本撤去<sup>138</sup>。

## 2. 對使用者的期望

很多語言學者都同意，決定字典、韻彙的字音（即不少人認為是「正音」的讀音）時，不能不多考慮社會上的實際讀音。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大眾從傳媒上接收的訊息和印象，卻通常相反：一個完全脫離社會實際情況的讀音，只要是「正音」，不管這個

---

<sup>137</su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04025527/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

<sup>138</su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13074215/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

「正音」有多古怪，都應該使用。

張群顯 1991 曾經指出：

辭書所提供的每一個與別不同的音，他日都有可能成為新興的異讀。作用力的強弱，端視該書受重視的程度。在眾多粵音辭書之中，影響最深遠的要數 Wong 1940（按：即黃錫凌《粵音韻彙》）。無論他給的讀音多古怪，多獨特，大家都不敢怠慢。

今時今日，因為查詢方便，《粵庫》的「配詞音」，似乎正逐漸取代《粵音韻彙》，變成很多人心目中的「正音」標準，無論這是否網站設立原意，也無論這個網站給出的所謂「正音」跟現實有多大距離。

如果使用者——尤其對社會讀音有影響力的傳媒工作者——是真心基於對語文的尊重而查詢讀音，我期望他們能對粵音、學者處理字音的態度和社會上的語言實況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尤其當現在「正音」並無統一標準時，不要一看到某個日常字音不符某個來源所定下的標準就如臨大敵、務要除之而後快。使用者亦應該對讀音作多方面的查證，不應依賴單一的來源；更重要的是不要貿然置社會現實於不顧，盲目追求所謂的「正音」，否則反而會造成混亂。使用任何工具書或網頁，也應該先主動了解當中一些術語的真正意思，不要望文生義。

作者發現，有些傳媒機構似乎總是對粵音字庫網站提供的、與大眾日常習慣不同讀音情有獨鍾，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在配音節目或新聞報道中大舉用這些「與眾不同」讀音取代社會大眾日常使用讀音情況，無論這些被取代的讀音已經有多廣泛的使用基礎，或是已經得到多少學者和字典的認可也要將這些社會社實讀音棄若敝屣。主事者更會藉此強調自己對正確讀音的重視，或用「肩負社會責任」等理由來包裝這些改讀行動。針對這種社會現象，我期望《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和《漢語多功能字庫》最終能為社會大眾發揮「正本清源」而非「推波助瀾」的角色。

## 參考文獻

- 單周堯：〈粵音韻彙、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中一些與香港通行的實際粵音有距離的粵語注音〉，載《語文雜誌》第4期，(1980年4月)，頁46-48。
- 張勵妍：〈粵語正音小議〉，載《語文雜誌》第9期，(1982年7月)，頁35-36。
- 張群顯：〈粵語常用字字音異讀研究〉，載《語叢》編委會編《第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澳門：中國語文學會，1991)，頁79-88。
- 張雙慶：〈由訓讀說到「熨斗」的粵讀〉，載《中國語文通訊》第21期，(1992年7月)，頁33-36。
- 蕭敬偉：〈從傳統反切看《粵音韻彙》與《李氏中文字典》粵語注音的歧異〉，載單周堯、陸鏡光主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方言》增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12月)，頁203-208。
- 張洪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2007年)。
- 張群顯：〈《粵語拼音字表》內238個獨特取音的理據〉，發表於香港語言學學會：第九屆粵語討論會，(2009年)。
- 蕭敬偉：〈試論《粵音韻彙》、《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和《廣州話正音字典》的粵語注音差異〉，載《粵語方言研究：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頁193-205。
- 劉鎮發、馬顯慈：〈黃錫凌《粵音韻彙》表中注音所見術語分析〉，發表於第十六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2011年15-16日。
-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讀字彙（第三版）》，(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2年)。
- 蕭敬偉：〈《粵音韻彙》與《李氏中文字典》粵語注音考異〉，載《能仁學報》第11期(2012/5)，頁17-420。
- 張群顯：〈蔚為大觀的粵拼網上資源〉，載《中國語文通訊》第93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7。

施仲謀：〈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調查〉，載《語言與文化》，(2013 年 3 月)，頁 2-16。

石見田：《解·救·正讀——香港粵讀問題探索》，(心一堂，2014 年 4 月)。

黃玉雄：〈從「朽」的聲母類型看粵語曉母字的歷史層次〉，載《語言研究》(2016 年 7 月號)，頁 55-62。

Cheung, Kwan Hin (張群顯). 2008.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lexical pronunciation preferences in Cantonese.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No.2 2008:104-119.



## 附錄一、七個特殊異讀例

在此補充在正文剔除不論、《粵庫》中七個特殊異讀字的資料。這七個特殊異讀字分別是俏、撈、洵、荳、嘸、畚、鏗。

「嘸」在《粵庫》的注音如下：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備註
m4	李	1	配詞音	方言字，沒有
mou5	周何	2	配詞及異讀音	(1)驚愕; (2)m4 的異讀字
fu2	周	1	配詞音	懵然

這個字的特殊之處是 mou5 音有兩個根據（周、何），卻是只有一個根據（李）的 m4 音的異讀字，似乎不符網頁的配詞原則。但另一方面，mou5 卻又是配詞音，解作「驚愕」。

查李、周、何三書對此字的讀音和釋義如下：

來源	頁數	讀音	釋義
周	27	fu2	懵然
	27	mou5	無
李	310	m4	〈方〉沒有。
何	242	mou5	【罔甫切】《集》口部。〔～然〕驚訝的樣子。

再將以上資料比照《粵庫》可知，mou5 音看似有兩個根據，實際上「(1) 驚愕」義的 mou5 來自何書，而解作「(2) m4 的異讀字」的 mou5 僅僅來自周書的「無」，在這個義項上與其配詞音、李書的 m4 的根據數相同。換言之，《粵庫》的審音結果應該是如下表所示：

讀音	根據	總計	審音結果	備註
m4	李	1	配詞音	方言字，沒有
mou5	周	1	異讀音	m4 的異讀字
mou5	何	1	配詞音	驚愕
fu2	周	1	配詞音	懵然

如此即沒有違反《粵庫》的配詞原則：作「沒有」解的配詞音 m4 和異讀音 mou5 同樣有一個根據。不過《粵庫》系統可能不支援將同一個讀音按義項分開列出，結果只能將根據數看來較多的讀音列作異讀。

同樣地，「鑼」、「畚」驟眼看來似乎是根據數較多者被列作異讀音，但事實上該異讀音應是一音兼多義，作為異讀音的只是其中一個義項。

餘下四字情況如下：

	配詞音:異讀音	根據	比數
倩	bui6:bui3	何:李周	1:2
撈	lou4:lou1:laau4:laau1	黃周何:黃李周何:李何:周	3:4:2:1
洵	geoi3:keoi1:gau1	何:李周:周	1:2:1
荳	kwan5:gwan1:kwan2	何:周何:李	1:2:1

當中「撈」讀 lou1 有最多根據，但《粵庫》視之為口語用字，所以仍以 lou4 為配詞音。其餘三字巧合的是三個字都是將根據數較少、由「何」書提供的讀音選為配詞音。假如不是《粵庫》編者認為這些字「何」的權威性大得可以無視網站「選最充份根據的讀音為配詞音」的編採原則，則相信是編輯出錯使致。

## 附錄二、與《漢語多功能字庫》的比較

就粵音而言，《漢語多功能字庫》比《粵庫》收入更多字，一些字的讀音也有所修訂。

139 ○

## 1. 新收字

《粵庫》以 Big5 編碼，不支援「香港增補字符集」(HKSCS)，收字範圍限於 Big5 的 13,060 字。《漢語多功能字庫》改為 Unicode 編碼，從該網站的聲母、韻母表所列漢字可知，它比《粵庫》多收了 158 個 Big5 範圍以外的字。當中包括：

(a) 至少有黃、周、李、何其中一書作根據的單讀音字，共 12 筆：

簪嘢埗矢乎尔市惠揀畏簪酰

(b) 至少有黃、周、李、何其中一書作根據的異讀字，共 7 筆：

L 啲嚟𢵓死筋鯪

(c) 最後是讀音只有「人文電算」作根據或不提供讀音根據的字，共 139 筆：

[illegible]

由此可得出以下數字：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有讀音字數	13,051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有收但沒有提供讀音的字 (𦵏、𦵐、𦵑、𦵒、𦵓、𦵔、𦵕、𦵖、𦵗)	+9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共收字數	= <u>13,060</u>
《漢語多功能字庫》缺收「𦵏」字	-1
《漢語多功能字庫》新收非 Big5 碼範圍字頭	+158
《漢語多功能字庫》有讀音字數	= <u>13,217</u>

<sup>139</sup> 根據 2017 年 6 月 30 日擷取的資料。

新增的異讀字數不多，七字中只有「啲(di1 周:dit1 周)」、「嚟(lai4 周:lei4 周)」的配詞音和異讀音根據數相同，屬「無差別來源」字。網站對二字配詞音的指派符合來源標籤。因此《漢語多功能字庫》的新收字對本文的研究並無影響。

順帶一提，雖然《漢語多功能字庫》改用 Unicode 內碼，也收錄了一些在 Big5 字符集之外、讀音有黃、周、李、何四書做根據的字（例如「嘢」字的 je5 音根據是周、何二書），卻未有補齊全部見於本來四書但不屬 Big5 字符集範圍的字。例如周書頁 25 的「喺」、頁 26 的「嘅」，在網頁仍然未能查到。可見新收字跟四書無直接關係。

## 2. 讀音修訂

《漢語多功能字庫》也改動了一些既有字音，以下分類列出。

### 1. 新收音義

#	漢字	讀音	根據	備註
1	𠵿	tam5	電	同𠵿、𠵿
2	卓	cok3	電	顛簸、上下震蕩
3	塵	can2	電	寒塵(寒酸不體面)
4	𦵏	caan4	電	「殘」的初文
5	振	lai2	電	粵語用詞，如𦵏振頸、發狼振
6	𡵈	kaa1	電	山𡵈見(粵語：偏遠之地)
7	見	laa1	電	見上
8	泊	ham5	電	泥水相和貌；縑絲所用沸水 【對應《廣韻》胡感切】
9	瘡	wai1	電	象聲詞 【對應《字彙補》影規切】
10	盪	suk6	電	古通「淑」
11	窒	dit6	電	窒皇(甬道) 【對應《廣韻》丁結切】
12	𥝱*	cun3	電	長度單位
13	𥝱*	zoeng6	電	長度單位
14	𥝱*	cing1	電	長度單位
15	𥝱*	jan5	電	長度單位

16	耗*	zaak3	電	長度單位 【引《俗字背篇》知革切】
17	𥇆*	baak3	電	長度單位
18	𥇆*	lei5	電	長度單位
19	蕃	bo3	電	吐蕃
20	𣵛*	fiu3	電	方言用字，意指「不要」
21	𩚑	jin6	電	古同「𩚑」

各字在《粵庫》並無上表之新收音義；表中打星號(\*)者在《粵庫》甚至連讀音也沒有提供。這些新收音義全部來自「人文電算」，不屬本文研究範圍。

## II. 新收異讀

#	漢字	配詞音	舊	新	備註
1	匍	baak6	baak6:fuk6 (何周黃:何李)	baak6:fuk6: <u>buk6</u> (何周黃:何李: <u>電</u> )	新讀音附註:『 <u>匍</u> 下。粵語捉迷藏稱為「匍匐匍」，又作「伏匍匐」』
2	𡗗	gaai3	gaai3 (李)	gaai3: <u>hai6</u> (李: <u>電</u> )	對應《廣韻》胡蓋切
3	𡗗	zit3	zit3 (電)	zit3: <u>dit1</u> (電: <u>電</u> )	新讀音附註:『 <u>同</u> 「 <u>𡗗</u> 」，表示少』
4	巢	caau4	caau4 (何周李黃)	caau4: <u>dau3</u> (何周李黃: <u>電</u> )	新讀音註云因照二歸精，「巢」古讀「竇」，例如「巢口」、「被巢」
5	芡	him3	him3 (周李黃)	him3: <u>hin3</u> (周李黃: <u>電</u> )	新讀音詞例:『 <u>勾芡</u> ， <u>芡粉</u> 』 【按此音為異讀，詞例卻在此音而不在配詞音】

表中「舊」欄指的是《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的讀音組，「新」欄則是指《漢語多功能字庫》的讀音組。以上新收異讀不影響配詞音。

### III. 更改配詞音

#	漢字	配詞音	舊	新	備註
1	圪	ngat6→gat6	ngat6:gat6 (周:李)	gat6:ngat6 (李:周)	第Ⅲ類字（單一差別來源，取「周/黃/李」為配詞音） 《廣韻》魚迄切
2	踢	tong4→dong6	tong4:dong6 (周:周)	dong6:tong4 (周:周)	第Ⅴ類（無差別來源）字

「圪」屬中古疑母字，ngat6 音較合於中古反切「魚迄切」。「踢」本來的配詞音 tong4 亦較合字書的「徒郎切」，而且是周書的第一讀音，所以難以推斷這二字的改動原因。

與《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比較：由於「圪」字的配詞音跟異讀音對調，統計數字中「周>李」字數會減少 1 個，而「李>周」多 1 個。

### IV. 增加異讀及更改配詞音

#	漢字	配詞音	舊	新	備註
1	彌	mei4→nei4	mei4:nei4 (何周黃:周李黃)	nei4:mei4 (周李 <u>電</u> 黃:何周黃)	nei4 音加註「香港一般通行的讀音」

與《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比較：彌字本屬「I. 單一差別來源」字，而審音結果是「何>李」。加入人文電算的 nei4 音後，nei4 音便有五個根據，nei4 和 mei4 再不是「競爭讀音」。因此「何>李」字數會少 1 個。

### V. 更改讀音

#	漢字	舊	新	備註
1	萑	wan4 (電)	wun4 (電)	《說文》胡官切

此一改動對本文無影響。

### VI. 更改異讀關聯

#	漢字	配詞音	舊	新	備註
1	歹	daai2	daai2: <u>aat3</u> (何周李黃:黃)	daai2 (何周李黃)	aat3 由 daai2 組的異讀變成 ngaat6 組的異讀
		ngaat6	ngaat6 (何)	ngaat6: <u>aat3</u> (何:黃)	

2	苾	bat6	bat6: <u>bit1</u> :bit6 (周黃:李:何)	bat6:bit6 (周黃:何)	bit1 獨立成義，解作苾芻 (梵語，比丘)，苾芻尼 (梵 語，比丘尼)
		bit1	-	bit1 (李)	
3	缸	hung4	hung4 (何周)	hung4:gung1 (何周:周)	二音合為一義
		gung1	gung1 (周)		

與《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比較：以上各字，音義或有分拆或有併合。「歹」字「ngaat6:aat3」組因此變成「I.單一差別來源，取『何』為配詞音」中「何>黃」的一例。

## VII. 其他

#	漢字	配詞音	舊	新	備註
1	庄	zong1	zong1 (李)	zong1 ()	刪去根據，讀音保留
2	苟	gik1	gik1 (何)	-	整個義項刪去

二字改動原因不明，懷疑是出錯。

總括而言，《漢語多功能字庫》的讀音繼承自《粵語審音配詞字庫》，變化不大，對個別讀音的更動亦不代表其審音原則有所改變。因此，正文對《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的評論，同樣適用於《漢語多功能字庫》。

## 修訂紀錄

2018 年 5 月 1 日	- 發表初稿。
2023 年 5 月 1 日	- 發表修訂版，多屬遣文用字上的改動，還有統一了注音格式和修正了一處反切資料錯誤。另有一處引用的網上資料在修訂時發現已經與初稿有所不同（《漢語多功能字庫》是否為讀音「提供建議」），會在原文段落後添加補充說明。
2024 年 7 月 28 日	- 改正句式和錯別字，並因應 Google 網址縮略服務 ( <a href="https://goo.gl/">https://goo.gl/</a> ) 行將失效，將內文中使用此服務縮略過的網址換回原來版本。
2026 年 1 月 4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用字修訂。</li> <li>- 將詳細修訂紀錄從註 1 移至此處。</li> <li>- 補充字音是如何從網站查詢結果歸類的說明。</li> <li>- 將 bit.ly 縮絡連結改回原址。</li> <li>- 修正「1.A.2.桌」字根據數錯誤並補充何文匯 2012 讀音資料。</li> <li>- 「1.B.1.驟」字補充何文匯 2012 讀音資料。</li> <li>- 補充「結語」兩處地方網址。</li> <li>- 更正參考資料。本文引用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讀字彙》應是 2012 年第三版，非 2016 年第四版（另之前誤作 2017 年）。</li> </ul>
2026 年 1 月 16 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修訂『四、「配詞音」跟日常讀音的差距』章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補充早期粵音資料的說明，包括哪些資料屬於早期粵音資料、原書注音、與現代粵音的差異等。</li> <li>- 補述本文會將各書不同注音系統轉為粵拼。</li> <li>- 在各表加上各競爭讀音所對應的反切字音。</li> </ul> </li> </ul>